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卷四十七上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三百六十七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七上

起甲子唐德宗興元元年五月盡庚辰唐德宗貞元十六年凡十六年有奇

五月韓滉遣使貢獻

南地熱上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袂衣至是鹽鐵判官王紹以江淮繒帛來至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韓滉又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於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為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薪米儲偫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每擔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百弩手有寇則叩舷相警五百弩已

穀矣比達渭橋盜不敢近時關中斗米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滉為人彊力嚴毅自奉儉素夫人常衣絹裙破然後易

集覽　御袂衣御猶言服也衣無絮曰袂杜甫詩御袂侵寒氣荀子御珽注尊者則曰御畢者則曰服訖已穀穀古豆反詩話云引滿也

質實　山南道名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行在注見晉惠帝永興元年渭橋注見漢高后三年

書法　常貢不書書此何嘉滉義也於是王貢之不供多矣故前書曹王臯此書韓滉

發明　禮時為大順次之夫天子有常尊諸侯有常貢者禮也然是時乘輿播越糧餉不充則非常時之比矣環四海之內莫非王臣而各自封殖曾無勤王之心韓滉獨能遣使貢獻而又措置有方得以達之在所故綱目大書于冊一以幸之一以予之也夫貢獻一也在他時則為掊斂在斯時

則為忠勤亦以勢有緩急義有當否耳故夫周急不繼富所以為君子而剝下以奉上不免為小人不然月進日進皆得亟稱于時矣

吐蕃引兵歸國

朱泚使田希鑒以金帛賂吐蕃渾瑊屢與約刻日取長安既而不至遂引兵去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以問陸贄贄上奏曰吐蕃遷延觀望翻覆多端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卹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為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為所掠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瑊晟諸帥才力得

伸但願陛下慎於撫接勤於砥礪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吐蕃之去以失將士之情也上曰卿言甚善然珹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卿宜審細條疏以聞贄對曰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遥為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悦智勇得伸矣夫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是以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而下無死綏之志矣且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惟陛下圖之

集覽　上有掣肘之譏掣昌逝反曳也掣肘言為人所牽制也家語屈節解篇孔子弟子虙子賤仕魯為單父宰恐魯君聽讒不得行其政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俱至官使書之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又怒之二史辭歸報魯君曰虙子使臣書而掣臣肘書惡則又怒臣

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慮不齊君子也意者以此為諫乎公寤曰寡人亂處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遽使人告之曰從子之制後處子遂得行其政單父治馬下無死綏之志綏車中所把索也如今騎馬者必執轡綏死綏謂執綏而殊死戰不棄之而奔亡荀子議兵篇將死鼓馭死轡注馭車者當死守轡策是也南梁韋叡傳將軍死綏有前無卻魏書注曰綏也有前一尺無卻一寸又春秋有交綏之說見左傳文十二年注引司馬法曰遂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為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至爭而兩退故曰交綏

質實

吐蕃西羌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蒲絳二州名蒲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絳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東雍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秦梁二州名秦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郡梁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郡陸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九重之中注見高祖武

德九年

書法

書歸國何幸之也吐蕃觀望反覆初無大功而所至肆暴於是引兵徑歸中國之幸也是故回紇為暴三輔則書其歸代宗廣德元年吐蕃觀望反覆則書其歸是年契丹南向人心驚懼則書其還後晉丙中年皆幸之之辭也終綱目蠻夷借兵書歸者三

發明

書吐蕃引兵歸國憂之乎喜之乎曰喜之也曰是年正月書遣使發吐蕃兵四月書渾瑊以吐蕃兵拔武功則是中國方賴其用胡為引兵歸國反喜之乎曰喜非今日乃在他日也夫唐人好引外蕃而究之不能以得其心觀之突厥回紇則可見矣況吐蕃桀黠又非他蕃之比萬一因而有功則唐人何以報之故夫縱兵大掠虜遺金帛曾不足以滿回紇之意矧吐蕃素出回紇之右者

乎其陵駕中國必未遽已今乃引兵自去豈不為中國之大幸歟然則逆賊未平將如之何曰委任賢才脩舉政事興起人心雖削平藩鎮掃清宇内可也况區區之逆徒乎

李抱真王武俊大破朱滔於貝州

李抱真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滔聞兩軍將至急召馬寔或謂滔曰武俊善野戰不可當其鋒宜徙營稍前逼之使回紇絶其糧道我坐食德棣之餫依營而陳利則進攻否則入保待其飢疲然後可制也會寔軍至滔命明日出戰寔請休息數日回紇達干見滔曰回紇受大王金帛牛酒無筭思為大王立効久矣明日願大王駐馬高丘觀回紇為大王翦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滔遂决意出戰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於桑林抱真列方陳於後武俊引騎兵居前與回紇戰趙琳自林中出横擊之回紇及

滔軍皆敗走抱真武俊合兵追之滔與數千人走還夜焚營遁歸兩軍以霧不能追也滔恐范陽留守劉怦因敗圖己怦悉發守兵具儀仗迎之時人多之胡氏曰古人有言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苟得為之雖失小信傷曲謹智士固從其大者矣劉怦本諫朱滔毋反而不見聽今當滔敗北當明君臣大義奬率將士據險拒之舉范陽歸國其功豈不大哉夫不薄人於險非所施於亂臣賊子也史謂時人多之者亦流俗之論耳

集覽 德棣之餌餌音運野饋曰餌謂德棣二州饋餌也德本漢平原郡唐置德州棣本漢千乘郡隋置棣州 除君之惡惟力是視注見漢桓帝延熹八年

質實 貝州注見漢安帝建光元年 回紇匈奴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元年 德棣二州名德注見陳宣帝太建八年安德棣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 樂陵高丘或疑地名未詳處所 桑林或疑地名未詳處所 范陽郡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 涿郡

書法 著會南宮之效也故兩將並書而以抱真先之

以程日華為滄州節度使

初張孝忠以易州歸國詔以易定滄三州隸之滄州刺史李固烈李惟岳之妻兄也請歸恒州孝忠遣押牙程華交其州事固烈悉取軍資以行軍士殺之華素寛厚將士安之朱滔王武俊更遣人招華華皆不從時孝忠在定州自滄如定必涉滔境參軍李宇說華表請別為一軍華從之上即以華為滄州刺史知節度事賜名日華令歲供義武租錢十二萬緡王武俊又使人説誘之時軍中乏馬日華紿使者曰王大夫必欲相屬當以三百騎相助武俊給之日華悉留之武俊怒然以方拒官軍不能攻也及武俊歸國日華乃遣人謝過償其馬償武俊喜復與交好

質實 易定滄三州名易注見周世宗顯德六年定注

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滄注見晉穆帝永和六年恒州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

六月李晟等收復京城朱泚亡走其將韓旻斬之以降

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引所獲諜人示之飲之酒給錢而縱之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鬭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駱元光尚可孤刻期集於城下尚可孤敗泚將仇敬忠於藍田西斬之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方築壘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敗走明日晟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出戰屢敗晟使兵馬使李演王佖將騎兵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牆晟先開牆二百餘步賊柵斷

之晟怒欲斬萬頃等萬頃帥衆拔柵而入似演繼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皆潰張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衆西走光晟降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泚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内無得通家信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軍士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是日渾瑊戴休顏韓遊瓌亦克咸陽晟斬泚黨李希清等於市表守節不屈者劉廼蔣沇等遣掌書記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祗謁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上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爲朕也晟之在渭橋也熒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鄉非相拒也吾聞五星嬴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

皆謝曰非所及也朱泚將奔吐蕃其衆隨道散亡比至涇州纔百餘騎田希鑒閉城拒之泚謂之曰汝之節吾所授也奈何臨危相負使焚其門希鑒取節投火中曰還汝節泚衆皆哭涇卒遂殺姚令言詣希鑒降泚獨與范陽親兵北走寧州刺史夏侯英拒之泚將梁庭芬射泚墜坑中韓旻等斬之詣涇州降傳首行在詔以希鑒為涇原節度使上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內人贄上奏曰今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循拊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維新之望也上遂不降詔而遣中使求之范氏曰不降詔而遣使是閉其門而由戶出也人君苟不彊於為善諫之為益也少哉

集覽 格闘杜甫閬山歌中原格闘且未歸注兩相敵曰格闘王泌姓名佖薄必反廟貌廟者尊嚴之名尊先祖貌也崔豹古今註廟者貌也所以髣髴先人之容貌熒惑守歲熒惑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歲注見晉帝奕太和五年野

次野宿於郊外也公羊傳註次者兵舍止之名五星羸縮天官書其趨舍而前曰羸退舍曰縮羸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將亡國傾敗其所在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索隱曰趨音聚促也漢天文志凡五星早出為羸羸為客晚出為縮縮為主人五星羸縮必有天應見於杓也

質實 諜人注見陳後主禎明元年陳諜藍田縣名注見周赧王三年股栗注見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咸陽縣名注見周顯王十九年于公異蘇州吳人露布注見晉恭帝元熙二年涇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安定社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萬一注見高祖武德九年寧州注見肅宗上元元年涇原節度注見宋文帝元嘉七年平涼奉天縣名注見建中元年中元年中使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

書法 五月書吐蕃歸國六月書李晟收京則蕃兵之無益明矣

發明 朱此何以不書伏誅曰安史反君故其子殺父以報之僕固瑒叛逆故為其下所殺令朱此僭止書伏誅則無以見其死於部將之手此蓋綱目深意示人出反之報若曰此能反君故其將亦能殺之所以為亂臣賊子之戒爾後書淮西將殺李希烈亦同此意

以李晟為司徒中書令渾瑊為侍中駱元光等遷官有差○上發梁州考異上當作帝

上問陸贄今至鳳翔諸軍甚盛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上奏曰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喻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今革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

不亦反乎夫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此古今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也不如侯莫枕京邑徵授一官彼將奔走不暇安敢復勞誅鉏哉胡氏曰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此章絕矣唐棣之華偏其反而其義不與上相蒙也說者乃貫之為一謂唐棣之華一反一正以喻用權者當反經以合道於是權之義不復明於天下而變詐術數之事行矣陸贄之學其師承不可考然觀其陳輕重之義破反道之說皆秦漢諸儒所不能及者宜其操守堅固議論端實猷為通達而不畔於道也使遇太宗其效不在魏文貞下矣

集覽 權之為義公羊傳桓十一年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解云權之說所以扶危濟弱舍死亡無所設也借使君父臨溺河井寧不執其髮乎是其義也 莫枕京邑莫枕安也謂京師都邑皆安也楊子寡見篇莫枕于京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華音花李氏曰此章逸詩也今

毛詩無此語蓋夫子刪去之也詩有常棣此作唐棣恐唐棣是木名其華兩兩相背故曰偏其反而華先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也晉書偏作翩意亦相似

正誤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今按論語朱子注偏晉書作翩反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先儒誤以未可與權連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胡氏之論正欲破反道之說集覽不引朱子註為證反引李氏之說借欲為反道之證者說起漢儒亦不始於李氏也不達甚矣

質實 魏文貞魏徵卒諡文貞公

秋七月至鳳翔喬琳將鎮張光晟等伏誅○遣給事中孔巢父宣慰河中李懷光殺之

元帥判官高郢勸李懷光歸欵懷光遣其子璀詣行在謝罪請束身歸朝詔巢父宣慰幷其將士悉復官

爵巢父至河中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多蓄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巢父又宣言於衆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事者於是懷光左右發怒殺巢父懷光不之止復治兵拒守集覽㩳取猥反

質實河中府名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

發明懷光遣子謝罪請束身歸朝綱目皆不書之至於巢父為左右所殺乃復歸罪懷光何也懷光親行反叛致乘輿奔走罪不容誅今幸天子赦宥慰撫自當生死惟命一聽王人所為而又縱令左右賊之則是迷而不復罪愈加矣是以書法如此若夫巢父書遣書爵者予其不失使指也一予一奪而綱目之情見矣

車駕還長安

渾瑊韓遊瓌戴休顏以其衆扈從李晟駱元光尚可孤以其衆奉迎步騎十餘萬旌旗數十里晟謁見上於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晩伏路左請罪上駐馬慰撫為之掩涕令左右扶上馬至宮每閒日輙宴勲臣李晟為之首渾瑊次之諸將相又次之胡氏曰晟推功於下而引咎歸己此固哲人之所為而晟能之宜其孤忠獨立而追蹤汾陽也

集覽　閒日閒音閑謂閒暇之日也　駱元光姓名也駱音洛　追蹤汾陽郭子儀封為汾陽忠武王言李晟之功可以追紹子儀之遺蹤也

質實　三橋即三渭橋注見漢高后八年渭橋

徵李泌為左散騎常侍

李泌為杭州刺史徵詣行在日直西省朝野皆屬目上問河中為憂泌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

不足憂也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鼠伏河中不日必為帳下所梟矣初上發吐蕃以討朱泚許以安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來求地上欲與之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兵東侵奈何拱手與之且兩鎮之人勢孤地遠盡忠竭力為國家固守近二十年誠可哀憐一旦棄之外蕃彼必深怨中國他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讐矣況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而去何功之有衆議亦以為然上遂不與之

質實 杭州注見憲宗元和二年安西鎮名注見高宗永淳元年北庭鎮名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西域國名注見漢哀帝元壽二年十姓突厥注見中宗嗣聖十三年

八月顏真卿為李希烈所殺

李希烈聞希清伏誅忿怒遣中使至蔡州殺顔真卿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敕邪遂縊殺之

實

蔡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

書法　巢父書殺之此書為所殺何為真卿惜也何以言之真卿留蔡於是二十閏月無生理矣真卿之死當於希烈僭號時也終綱目書為所殺十詳漢昭烈章武元年

發明　中宗時書敬暉等為武三思所殺所以譏五王不能討賊反受制於賊手也今此書真卿為希烈所殺意亦然乎曰非也五王誅二張復中宗三思在其掌握當斷不斷故綱目變文以罪之耳若真卿則於建中四年書希烈陷汝州詔遣真卿宣慰之則是受命天朝奉將使指其權初不在

已故綱目書此正以著盧杞陷害之意若曰朝有老臣如真卿者不能保全始終乃使之為賊所殺故夫希烈非能殺真卿乃是朝廷使真卿為希烈所殺耳書法如此其所以歸罪當時之意為何如哉

噫

以李晟為鳳翔隴右節度等使進爵西平王

李晟以涇州倚邊屢害軍帥奏請往理不用命者力田積粟以攘吐蕃遂以晟兼鳳翔隴右節度等使時李楚琳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翔斬之以懲逆亂上以新復京師務安反仄不許晟至鳳翔治殺張鎰之罪斬裨將王斌質賓等十餘人

西平郡名注見漢宣帝元康四年湟中鳳翔府名注見周赧王八年岐縣隴右道名張九齡曰治西平郡注見漢宣帝元康四年湟中京師注見周赧王二十五年吐蕃西羌

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
反𠬝注見肅宗寶應元年

遣渾瑊等討李懐光軍于同州

上命渾瑊駱元光討懐光懐光遣其將徐庭光軍長春宮以拒之瑊等數戰不利時度支用度不給議者多請赦懐光上不許

賀實

同州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長春宮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

馬燧討李懐光取晉慈隰州以渾瑊為河中節度使康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

懐光遣將守晉慈隰三州馬燧遣人説下之詔以渾瑊鎮河中三州隸燧燧初以王武俊急攻康日知於趙州奏請詔武俊與李抱真同擊朱滔而以深趙與之改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上從之日知未至而三

州降燧上使燧兼領之燧表讓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後有功者踵以為常上嘉而許之燧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

質實 晉慈隰三州晉注見威烈王二十三年平陽慈注見陳宣帝大建五年隰注見晉懷帝永康二年蒲子康日知靈州人慎之孫深趙二州名深注見穆宗長慶二年下博趙注見漢景帝三年趙國河中節度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

朱滔上表待罪

朱滔為王武俊所攻殆不能軍上表待罪

冬十月詔給朔方行營冬衣

度支以懷光所部將士同反不給冬衣上曰朔方軍累代忠義今為懷光所制耳將士何罪其別貯以俟

道路稍通　質實　朔方郡名注見漢

即時給之　武帝元朔元年

書法　朔方行營何懷光兵也於是懷光既反惟别貯以俟耳書給何嘉意也德宗此意可謂近於仁雖未給猶給也故先書給

馬燧取絳州○以竇文瑒王希遷為監神策軍兵馬使

考異　按凡例宦者除拜當書者皆加宦者字據分注魚朝恩既誅不復使宦官典兵至是以文瑒希遷分典禁旅此當書宦者以著其權歸内侍不書宦者闕漏也

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上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上復以竇文瑒代之及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以文瑒希遷分典禁旅

閏月李晟誅田希鑒

李晟初至鳳翔涇原節度使田希鑒遣使參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鑒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鑒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田郎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即還鳳翔希鑒不復疑晟伏甲而宴之既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別可各自言姓名於是得為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數其罪而斬之顧希鑒曰田郎亦不得無過引出縊殺之入其營諭以誅希鑒之意衆股栗無敢動者

質實 股栗注見隋文帝開皇二十年

十一月李澄以鄭滑降劉洽克汴州

李希烈遣其將翟崇暉圍陳州久之不克李澄知大梁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希烈所授旌節誓衆歸國劉洽遣都虞候劉昌與隴右節度使曲環等將兵救陳州擒崇暉進攻汴州希烈懼奔蔡州澄引兵趣汴州希烈鄭州守將詣澄降汴州守將田懷珍開門納洽軍李勉累表請自貶詔罷都統平章事如故至長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不應尚為相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長且大梁不守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悉衆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位

質實

陳州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大梁郡名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汴州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汴州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劉洽彭城人鄭州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鄭城劉昌開封人麾下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

加韓滉同平章事

議者或言滉聚兵脩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貢獻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所以脩城為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為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臣敢保其無他上曰外議洶洶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皐為郎不敢歸省正以謗語沸騰故也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又言於上曰臣之上章非私於滉乃為朝廷計也上曰如何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而諭韓皐使之歸覲令滉速運粮儲此朝廷大計也上即下泌章令皐歸覲而諭之曰卿父比有謗言朕不復信關中乏粮宜速致之皐至滉感悅即日發米百萬斛聽皐留五日即還朝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陳少遊聞之即貢米二十萬斛會

劉洽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慙懼發疾卒大將王韶欲自為留後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為亂吾即日全軍渡江誅汝矣韶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遂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入貢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恩遇始深矣集覽為郎郎官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質實閬中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

蕭復罷為左庶子

復奉使自江淮還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上勉等退復獨留言於上曰陳少遊任兼將相首敗臣節韋皐幕府下僚獨建忠義請以皐代少遊鎮淮南使善惡著明上然之尋遣中使馬欽緒揖劉從一附耳語而去諸相還閣從一詣復曰欽緒宣旨令從一與公議朝來所言事即奏行之勿令李盧知敢問何事也

復曰唐虞黜陟岳牧僉諧爵人於朝與士共之使李盧不堪為相則罷之既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一事乎此最當今之大弊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事語從一從一奏之上愈不悅復乃辭位范氏曰蕭復欲黜少遊賞罪卑此公議也何疑於李勉盧翰而獨與從一為密耶且既以為相而不待之以誠則疏遠之臣其可信者幾希矣如是忠臣賢者豈得盡其心乎

集覽 岳牧僉諧書舜典咨四岳咨十有二牧僉曰云云帝曰往哉汝諧注僉衆也衆皆云此人可用也汝諧謂汝可往而和諧其職 質實 幕府注見秦王政三年李盧謂李勉盧翰

是歲蝗大饑

乙丑 貞元元年春正月贈顏真卿司徒謚文忠 質實 司徒官名

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

書法　贈書謚嘉死節也終綱目書贈官十有二詳晉明帝太寧二年贈書謚者三人顏杲卿段秀實顏真卿惟顏氏有二焉

發明　真卿前日死節而不以死節書者變文起義所以歸罪姦臣陷害之意耳至是書贈司徒謚文忠者所以見當時褒崇之典表其死節之烈為後勸也

○以盧杞為澧州別駕

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果欲用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鑾輿播遷海內瘡痍奈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他舍人草制制

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惡窮凶何可復用上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叙天地所知中外同棄黨加巨姦之寵必失百姓之心袁高復於正牙論奏上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為刺史陳京等亦爭之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上大怒諫者稍引却京顧曰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謂宰相與杞小州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乃以杞為澧州別駕上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胡氏曰德宗非能從諫者至是勉強而從其美不可掩矣李泌將順之言是也而以為堯舜不逮則失言矣若曰乃知陛下可與為堯舜則可

冊他舍人草制他猶别也唐制中書舍人六員

集覽正五品上掌侍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制敕

璽書冊命皆起草進書既下則著行百揆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正牙論奏牙與衙通天子居曰衙行曰駕正牙正朝也又正衙奏事

質實

吉州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安成飩注見高宗永徽五年仗下州注見梁武帝太清元年鄱陽鑾輿注見興元元年陳京桐廬人補闕官名唐制左補闕六人掌諷諫大事則廷論小事則上封事宋初改為左右司諫此其始也澧州注見高宗上元二年別駕官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桓靈謂漢之桓帝靈帝

三月馬燧敗李懷光兵於陶城夏四月燧及渾瑊又破懷光兵於長春宮

懷光都虞侯呂鳴岳密通款於馬燧事泄懷光殺之事連幕僚高郢李鄘懷光集將士而責之郢鄘抗言

逆順無所懟隱懷光因之遂敗懷光兵於陶城斬首
萬餘級分兵會渾瑊逼河中破懷光兵於長春宮南
遂圍宮城懷光諸將相繼來降韓遊瓌請兵於渾瑊
共取朝邑懷光將閻晏欲爭之士卒指邠軍曰彼非
吾父兄則吾子弟奈何以白刃相向乎語甚囂晏遽
引兵去懷光知衆心不從乃詐稱欲歸國聚貨財飾
車馬云俟路通入貢由是得復踰旬月時連年旱蝗
資糧匱竭言事者多請赦李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
有五不可河中距長安纔三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
則未為示信少兵則不足隄防忽驚東偏何以制之
一也今赦懷光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瑊既無所詣
康日知又應遷移土宇不安何以獎勵二也陛下連
兵一年討除小醜兵力未窮遽赦其罪今西有吐蕃
北有回紇南有淮西觀我强弱必起窺覦三也懷光
既赦則朔方將士皆應敘勳行賞今府庫方虚賞不
滿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罷諸道兵賞典

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芻藁且盡陛
下但敕諸道圍守旬時彼必有內潰之變何必養腹
心之疾為他日之悔哉馬燧入朝奏曰懷光凶逆尤
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為陛下平之
上許
之質實朝邑縣名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郃軍郃州名注見漢桓帝延熹五年巡窺覦注
見太宗貞觀十年
淮西謂李希烈
以曹王臯為荊南節度使淮西將李思登以隨州降之
質實曹州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濟陰荊南節度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隨州注見宋文帝元
嘉二十二年 ○六月以韋臯為西川節度使質實西川節度注見晉武
帝泰始八年益州 ○朱滔死以劉怦為幽州節度使質實劉怦幽州

平昌人幽州節度注
見高祖武德四年

書法田承嗣嘗反矣書卒滔既上表待罪則其書死何承嗣既赦滔未赦也綱目一字之貶嚴矣

○秋七月陜虢軍亂殺其節度使張勸詔以李泌為都防禦轉運使

陜虢兵馬使達奚抱暉鴆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為援上謂李泌曰若蒲陜連衡則猝不可制而水陸之運皆絶矣不得不煩卿一往乃以泌為都防禦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泌曰陜城三面懸絶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且令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

入朝願敕燧與臣同辭偕行使陝人知之亦一勢也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耳對曰他人猶豫遷延必不能入上乃許之泌見陝州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飢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今當使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稍自安泌與馬燧疾驅而前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慰撫之抱暉喜泌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名抱暉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匄汝餘生汝為我齋版幣祭前使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辭行也上籍陝將預於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必使誅之泌不得已械

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

集覽 達奚代北複姓也本東胡種將行營將去聲行營注見建中四年

質實 陝虢二州名陝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虢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華連衡注見漢光武建武五年河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安邑縣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猗豚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

書法 殺張勸者達奚抱暉也不書主名何綱目之法凡殺主帥即用為主帥則書其主名所以著姑息也非是皆畧之

大旱

灞滻將竭長安井皆無水度支奏中外經費纔支七旬詔浮費冗食皆罷之

質實 灞滻二水名灞

注見桼王政二十二年

漣注見玄宗天寶二年

八月馬燧取長春宫遂及諸軍平河中李懷光縊死

馬燧與諸將謀曰長春宫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其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下呼其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為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為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燧等遂進逼河中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駱元光使人招庭光庭光罵辱之及燧還乃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衆大呼曰吾輩復為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逮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燧帥諸軍

至河西河中軍士自相驚曰西城擐甲矣又曰東城娖隊矣須臾軍士皆易其號為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為乃縊而死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上以其子璀為監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璀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上驚曰卿大臣愛子當為朕委曲彌縫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李泌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欲全懷光誠惜璀也卿至陝試為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今雖請降臣不敢受況招之乎璀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璀亦自殺

胡氏曰嗟乎李璀之死也知父非義說之而弗從知君之不可背欲事之而不可得德宗既欲全之則宜

預詔馬燧以懷光叛逆罪止其身念嘗勤王特宥其子使懷光父子知之則懷光必使璀勿死而璀亦可以不死矣○朔方將牛名俊斷懷光首出降燧斬閻晏等七人餘皆不問出高郢李鄘於獄奏置幕下燧自辭行至是凡二十七日駱元光以徐庭光辱已殺之入見馬燧頓首請罪燧大怒曰庭光已降公輒殺之是無統帥也欲斬之韓遊瓌曰元光殺裨將公猶怒如此公殺節度使天子其謂何燧乃捨之渾瑊盡得李懷光之衆朔方軍自是分居邠蒲矣

集覽 娖隊　娖側角反謹也史炤曰謂謹其隊伍也後漢中山簡王傳官騎稱娖前行注娖齊整也不忍不言猶言不敢不說也

正誤 不忍不言　今按忍不訓敢乃不忍人之忍言不忍見君上之危而不言也

質實 梁洋　二州名梁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洋注見興元元年勤王注見漢獻帝建安元年

加馬燧兼侍中賀實侍中官名注見高祖武德七年○赦懷光一子收葬其尸罷討淮西兵

上問陸贄令復有何事宜區處者贄以河中既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請乘勝討淮西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部及新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曰陛下悔過降號聞者涕流故諸將效死叛夫請罪逆泚懷光相繼梟殄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令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蓋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若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從古

及今未之有也今叛帥革面復修臣禮然其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心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回所宜布恤人之患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臣所未敢保者唯希烈耳想其私心非不追悔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醜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陛下但敕諸郡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類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歸其尸使收葬諸道與淮西連接者非彼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一無所問

集覽 聞者涕流一本涕作上 刊誤 狴牢狴邊迷反說文狴牢獄也所以拘罪人侵軼注見晉穆帝永和二年

質實 河朔二州名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

青齊二州名青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齊注見漢景帝三年濟南咫尺注見建中四年獨夫注見宋明帝泰始元年

書法 書予存厚也懷光反者厚之則曷為予之懷光之反盧杞激之也綱目正本故其死不書伏誅於是而赦其一子俾之收瘞足以為厚矣

發明 王者記功忘過而服叛以理懷光之反固當誅夷德宗以其嘗解奉天之圍特赦一子使之收瘞其尸至於希烈之逆勢已窮蹙亦開其自新之路未幾淮西自平果不逃陸贄所料綱目揭而書之蓋予其忠厚存心以恕待人之意豈以其號為猜忌強明之主而併沒其善哉

以張延賞為左僕射

初李晟戍成都取其營妓以還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怒追而返之晟遂與延賞有隙至是上名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上重違其意以延賞為左僕射胡氏曰西平雖同平章事黜陟百官已非其任况進退宰相乎迹二人之隙正以成都營妓之故晟與延賞於是乎交失之矣然與其責人不若責己則晟之失為重而晟不知自反至於有隙又陳其過惡而尼其入相是克伐怨欲必行焉失而又失其累德多矣蓋不待尚結贊之間而德宗猜心已萌處功名者可不慎乎 集覽 西平李晟也封西平王尚結贊之間間離間也事在明年 質實 成都府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張延賞蒲州人嘉貞之子僕射官名注見秦始皇三十四年黜陟黜退也陟陞也

九月盧龍節度使劉怦卒以其子濟知節度事 質實 盧龍

節度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肥如○劉從一罷○冬十二月戸部奏今歲入貢者凡百五十州

書法入貢未有書數者此其書數何諸鎮之叛貢道幾絶於是而有百五十州故書之則前乎此之不然又可知矣

丙寅二年春正月以劉滋崔造齊映同平章事

造少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為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夔上以造敢言故不次用之滋映多讓事於造造久在江外疾錢穀諸使罔上之弊奏罷水陸度支轉運等使諸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送京師令宰相分判六曹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滋判吏禮部造判戸工部造與戸部侍郎元琇善使判諸道

鹽鐵榷酒韓滉奏論其過失罷之胡氏曰四夔以王佐自許獨造至宰相所設施者罷轉運一事而所以易之者卒於無成虛名而少實也如此古人之脩王之業者必始於格物致知意誠心正其身治然後可推而及人己之道術不明君之邪僻不去而能成善治者未矣質實崔造安平人齊映高陽人四夔夔渠爲反歐名又山鬼孔叢子云土石之怪曰夔說見韓文榷酒注見漢武帝天漢三年

三月李泌開運道成

泌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運集覽李泌姓名也董衡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曰泌音溥必反或音兵媚反者非三門山名注見漢成帝質實集津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析底柱底柱山名注同上綏和二年底柱

書法

治道未有書其人者掾蒙恬不書此其書李泌何予功也凡成久辭也此則曷為書成速成也綱目久成書成速成書成晉孝武新宮書成太元三年李泌運道書成是年周河隄書成五代甲寅年皆速成者也

夏四月淮西將陳僊奇殺李希烈以降以僊奇為節度使

希烈別將寇襄鄭州樊澤李澄擊破之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僊奇使醫毒殺之因屠其家舉衆來降詔以為淮西節度使

質實

襄鄭 二州名襄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鄭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

鄭城淮西節度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

秋七月陳僊奇為其將吳少誠所殺以少誠為留後

少誠素狡險為李希烈所寵任故為之報仇胡氏曰陳僊奇為國殺賊賞以節鉞是也吳少誠黨賊而殺僊奇亦以與之則賞罰混殽兆淮蔡之亂矣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此類是也

質實

吳少誠新安人節鉞注見興元元年

書法

凡書為所殺譏自取也據蜀張飛唐五王此其譏歟不以少誠同於僊奇也故異其文異其文者異其事也而俱賞之是以僊奇同於希烈也唐之無章甚矣故自是李萬榮程懷信逐其主帥就用為代皆不書以為是不足深譏也

以曲環為陳許節度使

陳許荒亂之餘戶口流散環以勤儉率下政令質實
寬簡賦役平均數年間流亡復業兵食皆足
陳許二州名陳注見周赧王三十六
年許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年許昌

吐蕃入寇詔渾瑊駱元光屯咸陽○九月置十六衛上
將軍

初上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言府兵平日皆安居
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農隙教戰有事徵發則以符
契下州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不精者
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行者近
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
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又牛僊客以積財得宰
相邊將効之誘戍卒使以所齎繒帛寄於府庫而苦
役之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戍卒還者什無二三然

未嘗有外叛内侮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説始募長征兵兵不土著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鄉使府兵之法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上以為然因有是命然卒亦不能復也

集覽 十六衛唐制八衛曰左右衛曰驍衛曰武衛曰威衛曰領軍曰金吾曰監門曰千牛此八衛也各有左右故曰十六衛每衛有上將軍有大將軍有將軍自左右衛至領軍掌宫禁宿衛金吾掌宫中京城巡警監門掌諸門禁衛千牛掌侍衛也詳見杜牧原十六衛府兵注見玄宗開元十年洮河二州名洮音滔唐西羌地唐置洮州河本漢金城郡後秦置河州

質實 折衝注見漢成帝綏和三年洮河二州名洮注見高祖武德六年河注見晉穆帝永和元年

書法 於是欲復府兵不果不果矣何以書以為宜復也故志之

以賈耽為義成節度使

義成節度使李澄卒其子克寧祕不發喪殺行軍司馬蕞線視事增兵城門劉玄佐出師境上使人告諭之克寧乃不敢襲位玄佐即洽也詔以耽鎮鄭滑克寧悉取軍資夜出軍士剽之殆盡淄青兵數千自行營歸過滑州將佐皆曰李納雖外奉朝命内蓄兼并之志請館其兵於城外耽曰奈何與人鄰道而野處其將士乎命館於城中耽時引百騎獵於納境納聞之悅服不敢犯集覽蕞線注見齊武帝永明八年質實義成節度注見懿宗咸通十年淄青軍名注見代宗大歷十四年行營注見建中四年賈耽滄州南皮人兼并注見貞元十年

京城戒嚴

吐蕃遊騎及好畤京城戒嚴民間傳言上復欲出幸齊映見上言曰外間皆言陛下已理裝具糧人情恟懼夫大福不再陛下奈何不與臣等熟計之因伏地流涕上亦為之動容 集覽 好畤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五年

李晟遣兵擊吐蕃於汧城敗之

李晟遣其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戒之曰敵過城下勿擊其首俟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佖用其言尚結贊敗走僅而獲免謂其人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禁虜掠以兵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而退 集覽 汧城漢扶風汧縣城也唐置臨汧縣又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汧

冬十月李晟遣兵拔吐蕃摧沙堡

李晟遣蕃落使野詩良輔與王佖襲吐蕃摧沙堡過吐蕃與戰破之乘勝至堡下攻拔之斬其將焚其蓄積而還尚結贊引兵自寧慶北去韓遊瓌遣將追之敵棄所掠而去 **集覽** 蕃落使使去聲外蕃各部謂之蕃落野詩良輔野詩代北複姓良輔其名也 **質實** 寧慶二州名寧注見肅宗上元元年慶注見周顯王四十一年義渠

十一月皇后崩

考異 按崩塟例皇后曰某后某氏崩此不書氏傳錄闕漏 **考證** 當作皇后王氏崩○謹按凡例曰凡正統皇后曰某后某氏崩是年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為皇后提要不書是月丁酉崩故當書王氏於皇后之下

書法 自代至僖后立崩皆無書者德宗未嘗書立后也此書后喪而不氏何譏也於是淑妃王氏久疾帝念之立為后冊畢而沒立后大禮也將以母儀天下而立之於危病之中則其播告中外必有不知平時者矣綱目不書其立而書其喪后而不氏若曰未嘗聞立皇后也俄而有皇后喪而不知其氏焉所以深病帝也是故漢取他人子為惠帝子則不書立太子獨書太子即位而缺其名唐立危病者為皇后則不書立皇后獨書皇后喪而缺其氏皆所以病之也自是終唐世惟順良娣憲貴妃以太后崩塟書舍是正嫡無書者矣其以太后崩塟書者皆非嫡也

發明 春秋僖元年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書其姓公羊謂以其與弒閔公故貶之今此書皇后崩亦不書姓宜有故乎考之通鑑是年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為皇后至丁酉崩不書氏者承

上文也然則自立至崩將四日耳又考之唐史后傳妃久疾帝念之遂立為后冊禮方訖而崩然則綱目所以不書其氏者惡其以病立故也夫皇后母儀天下儻欲正位中宮固當告之宗廟親受冊禮今乃病于床簀遽正坤儀則非義矣萬一疾必不愈則有他日追謚之制存焉烏可以齊體宸極之禮加之病廢之人其將何以告謝宗廟此則綱目不書姓之意也不然他時皇后未有不書姓者何獨於此而闕之哉

○吐蕃陷鹽州質實吐蕃西羌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韓滉劉玄佐曲環俱入朝

先是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

斛至陝李泌奏之上喜謂太子曰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為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及麥熟市有醉者人以為瑞然人乍飽食死者甚衆數月人膚色乃復故范氏曰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天地陰陽之和致水旱之災夫以兵除殘如人以毒藥攻疾疾去而人傷亦甚矣其血氣必久而後復或終身遂衰一失其養則易以死亡不若未病之完也先王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有天下者可不務哉○渾瑊入朝過汴時劉玄佐久未入朝瑊與約為兄弟請拜其母其母喜為置酒酒半瑊曰弟何時入朝玄佐曰久欲入朝力未能辦耳瑊曰瑊力可及弟宜早入朝丈母垂白不可使師諸婦女往填宮也母悲泣不自勝瑊乃遺玄佐錢二十萬緡備行裝瑊留大梁三日大出金帛賞勞一軍為之傾動玄佐驚服遂與曲環

俱入朝集覽文母義與文人同文人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正誤文母垂白今按文皆當作文必刊誤耳顏師古漢書註文人嚴莊之稱故凡尊長皆稱焉文母義同質實禁中注見宋孝武帝大明六年六軍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饑饉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二年

十二月以韓滉兼度支鹽鐵轉運等使

諸使之職行之已久中外安之崔造改法事多不集及元琇失職造遂憂懼成疾不視事既而江淮運米大至上嘉韓滉之功以滉兼度支轉運等使造所條奏皆改之

吐蕃陷夏銀麟州質實夏銀麟三州名夏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朔方銀注見代宗大歷十三年麟注見玄宗開元九年○崔造罷○李晟入朝

李晟雖遭讒間不能坦然自信則未嘗學問之過也凡人臣善處功名者不多槩見惟在帝王加意保全之斯可得善始善終耳

工部侍郎張彧李晟之壻也晟在鳳翔以女嫁幕客崔樞禮重之過於彧彧怨遂附於張延賞上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為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為僧不許入朝稱疾懇辭方鎮亦不許韓滉素與晟善上命滉諭旨使與延賞釋怨引延賞詣晟第謝因飲盡歡晟表薦延賞為相胡氏曰延賞固小人不足責矣西平於是又失焉前方數其罪惡今又薦其可相人之賢否繫與我和與不和夫豈不取疑於人主乎他日延賞讒間如初然則曷若堅守初議之為正歟

質實 鳳翔府名注見周顯王八年岐

丁卯 三年春正月以張延賞同平章事

李晟為其子請昏於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貯胸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

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

淮西戍兵自鄜州叛歸過陝李泌邀擊斬之

陳僊奇降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及吳少誠殺僊奇密遣人召所遣兵馬使吳法超使引兵歸法超等遂引步騎四千自鄜州叛歸上聞之急遣中使敕李泌發兵防遏泌遣押牙唐英岸將兵趣靈寶淮西兵已陳於河南矣泌給其食陰遣將將選士分為二隊伏於太原倉之隘令之曰賊十隊過東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應之勿遮道勿留行常讓以半道又遣唐英岸夜出陝潤北燕子楚將兵趣長水明日淮西兵入隘兩伏發賊衆驚亂死者四之一進遇英岸邀擊之擒其將張崇獻法超帥衆趣長水子楚擊斬之潰兵得至蔡者纔四十七人少誠以其少悉斬之以聞泌執崇獻等六十餘人送京師詔腰斬於鄜州軍

門以令防秋之衆 集覽 鄜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七年 質實 靈寶縣名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河南府名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太原倉一統志云在河南府陝州西南六里隋初所置淮西注見貞元元年澗北澗水之北注見建中四年長水未詳處所

雲南王異牟尋請内附

初雲南王閤羅鳳陷嶲州獲西瀘令鄭回回通經術閤羅鳳愛重之其子及孫異牟尋皆師事之及異牟尋為王以回為相號清平官雲南有衆數十萬吐蕃每入寇常以為前鋒賦斂重數又奪其險要地立城堡歲徵兵助防雲南苦之回説異牟尋自歸於唐曰中國尚禮義有恵澤無賦役異牟尋以為然會西川節度使韋皋招撫羣蠻異牟尋潛遣人因諸蠻求内附皋奏宜招納之以離吐蕃之黨分其勢上命皋先

作邊將書以諭之微觀其趣

集覽

雲南閣羅鳳雲南古南詔也注見文宗太和三年南詔閣羅鳳雲南王名巂州注見高祖武德七年西瀘縣名屬巂州瀘水一名若水出旄牛徼外有瘴氣三四月經之多死唯五月上旬度之無害諸葛亮五月渡瀘言其艱也

貶齊映為夔州刺史

張延賞與齊映有隙映在諸相中頗稱敢言上浸不悅延賞因言映非宰相器貶之

質實

夔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九年巴東

劉滋罷以柳渾同平章事

韓滉性苛暴方為上所任言無不從他相充位而已百官羣吏救過不贍渾雖為滉所引薦正色讓之曰

先相公以褊察為相不滿歲而罷今公又甚焉奈何撈史於省中至有死者且作福作威豈人臣所宜滉愧為之少霽威嚴 **集覽** 撈史撈與撈通音蒲庚反笞擊也霽威嚴注見太宗貞觀三年 **質實** 柳渾襄陽宜城人戚之族孫

二月遣右庶子崔澣使吐蕃○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韓滉卒

滉久在二浙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常有故人子謁之滉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 **質實** 鎮海節度注見憲宗元和二年杭州

書法 節度兼宰相多矣未有卒書兼職者此書平章事何在位也滉於諸鎮為最忠順故其卒

也備書之

發明 唐節鎮帶平章事者多矣未有於其卒而書之者獨韓滉特書於冊所以表其忠勤之績以示勸耳

以白志貞為浙西觀察使

上以白志貞為浙西觀察使柳渾曰志貞憸人不可復用會渾疾不視事詔下用之渾疾間遂乞骸骨不許

集覽 憸人憸詖也利口也書立政篇蔡氏傳曰小人而謂之憸人者形容其沾沾便捷之狀疾間語子罕篇病間注少差曰間間如字記文王世子篇旬有二日乃間注間猶瘳也疏云病重時病恒在身無少間空隙病今既損其間有空隙故云間又見韻會山韻

書法 宦官使名多矣未有為方鎮者也宦者而使為方鎮與諸藩伍亦何以服其心哉終綱目書宦官為方鎮二唐白志貞蜀王承休皆譏之也

三月以李晟為太尉

初吐蕃尚結贊得鹽夏州各留兵戍之退屯鳴沙羊馬多死糧運不繼又聞李晟破催沙堡渾瑊馬燧各舉兵臨之大懼屢遣使求和上未之許乃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為之請於朝李晟曰吐蕃無信不如擊之韓滉曰今兩河無虞若城原鄯洮渭使晟及劉玄佐等守之河湟二十餘州可復也上欲從之會滉卒張延賞與晟有隙數言和親便上亦素恨回紇欲與吐蕃擊之遂從燧延賞計延賞又言晟不宜久典兵上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宜留輔朕自擇代者晟薦

都虞候邢君牙遂以君牙為鳳翔尹加晟太尉罷鎮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余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儒者事非勲德所宜也晟斂容曰司馬失言矣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為臣哉叔度慙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而性沈密未嘗泄於人集覽鹽夏州鹽州憲宗時改陰山府夏州秦上郡地漢分置朔方郡晉改夏州原鄯洮渭四州皆河湟地質實鳴沙鎮名注見中宗神龍二年原鄯洮渭四州名原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高平鄯注見漢宣帝元康四年湟中洮注見高祖武德六年渭注見漢後主建興六年南安河湟二州名注見玄宗開元二十四年邢君牙瀛州樂壽人

夏五月以渾瑊為會盟使

崔漪見尚結贊責以負約尚結贊曰破朱泚未獲賞是以來耳公欲脩好固所願也然渾侍中信厚聞於異域請必使之主盟遂遣瑊與盟于清水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尚結贊請盟于土梨樹或言土梨樹多險阻不如平涼乃許盟于平涼初韓滉薦劉玄佐可使將兵復河湟玄佐亦贊成之至是玄佐奏言吐蕃方彊未可與爭張延賞奏以河湟事委李抱真抱真亦固辭由延賞罷李晟兵柄故武臣皆憤怒解體不肯為用

質實

清水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平涼故也 按一統志本漢朝那涇陽二縣地屬安定郡東漢省涇陽入朝那晉因之後魏廢為長城縣地後周復置朝那縣隋改為平涼縣屬平涼郡唐屬原州宋沒於金金於縣置平涼府元以潘原縣省入
國朝因之為平涼府治所仍屬馬侍中官名注見高祖武德七年解體注見漢桓帝延熹二年

書法自唐摧沙堡吐蕃遣使求和屢矣不書書以渾瑊為會盟使何蔽其失於中國也是役也延賞為之

閏月省州縣官

省州縣官收其祿以給戰士張延賞之謀也時新除官千五百人而當減者千餘人怨嗟盈路

以曹王皐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吳少誠繕兵完城欲拒朝命判官鄭常大將楊冀謀逐之事泄少誠殺之上以襄鄧扼淮西衝要以皐為節度使以襄鄧復郢安隨唐七州隸之

質實山南東道節度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襄州復郢安隨唐七州襄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鄧注見周赧王十四年穰復注見晉孝武帝太元六

年竟陵郢注見齊和帝中興元年安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安陸隨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唐注見齊武帝永明五年沘陽隸之隸猶屬也

渾瑊與吐蕃盟于平凉吐蕃劫盟

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敵勿爲猜疑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敵情所以論奏但耻朝廷爲外蕃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爲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指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

里元光壕柵深固瑊壕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於營西遊瓌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柏泉以分其勢將盟尚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瑊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出入無禁唐騎入敵軍悉為所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敵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鬣入其銜馳十里銜方及馬口敵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被擒瑊至其營將卒已遁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敵騎乃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敵人無信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頓首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上大驚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邪上欲出幸大臣諫而止李晟大安園多竹或言晟伏兵其間謀因倉猝為變晟伐其竹上遣中使

齋詔遺尚結贊不納而還

質實 潘原一統志云唐之縣名屬原州宋因之元省故址在平涼府平涼縣境內洛口地名未詳處所柏泉地名未詳處所社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大安園未詳處所倉猝急遽貌中使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

書法 與者何自我之辭也然則其受侮也有以取之矣外盟之辭四請盟卑辭也受盟順辭也與盟降辭也來盟抗辭也終綱目書外盟五書與者一而已詳高祖武德七年

發明 春秋隱二年書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唐為魯地此蓋費誓所謂徐戎在魯東郊之境者魯君與之結盟脩好成禮託事而無他虞然春秋惡其輕恃盟約而為之故書時書月書日以深謹之夫信不由中雖質亦無益初何必刑牲歃血要質鬼神與結誓盟況吐蕃在唐尤為桀黠德

宗猜忌多疑反乃信其所不當信特命大臣與之結盟故綱目於吐蕃求和請盟之事皆削不書獨書以渾瑊為會盟使於前而繼書渾瑊與吐蕃盟於後所以見是盟乃唐人所欲非出於吐蕃之請其所以致劫盟之辱者皆唐人自取之耳書法若此其惡唐之意為如何哉自古會盟多矣未有屈辱若是之甚者使唐之君臣而有人心則必愧死無地矣雖然後之欲輕信盟約者其為殷鑒豈不明哉

六月以馬燧為司徒兼侍中

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獲馬燧之姪弇謂曰敵以馬為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

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渡河掩之吾全軍覆没矣今
蒙侍中力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遣弁與宦官俱
文珍等歸上由是悉燧罷其副元帥節度使以為司
徒侍中張延賞慙懼謝病范氏曰人君於其所不當
疑而疑之則於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此必然之理
也李晟之功社稷是賴而德宗猜忌使憂懼不保朝
夕至於讒邪之詭計外蕃之甘言則推誠而信之不
疑由其心術顛倒見善不明故也延賞以私憾敗國
殄民刑孰大焉德宗曾不致詰 集覽 河曲縣名注見
使之得保首領死牖下幸矣 漢光武建武二
十二年死牖下注 質實 長安縣名注見
見高宗總章二年 漢惠帝五年

以李泌同平章事

泌初視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有
約卿甚勿報讐有恩者朕當為卿報之對曰臣素奉

道不與人為讐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者率皆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為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反仄恐中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以為然晟燧皆起泣謝上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共平章不可分也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矣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范氏曰古之王者惟任一相以治天下是以治出於一政有所統相得其職君得其道恭己無為而天下治後世多疑於人宰相之職分而不一君以為權在己臣以為政在君國之治亂民之休戚無所任責故賢者不得行其所學不肖者得以苟容於其間

由官不正任不專故也如欲稽古以建官必以一相統天下始可以言治矣胡氏曰上古一相專任賢也漢置二人存交修之意焉唐自武后以來乃有數宰相然亦無救於李林甫楊國忠元載盧杞之專權故以擇人為要不以多員為善也夫聖王之法關盛衰必欲網舉而紀從莫若法古置一相而考慎其人而置左右丞或參知政務各二人分轄六曹守成法督稽滯察姦欺決訟牒有疑事應更革則以告於宰相而宰相者不得親細故署文案專與人主講道勸義廣求賢材列于庶職下酌民言旁通幽隱如此則上下詳畧之任各得其宜而治道成矣

集覽 考慎其人詩桑柔篇考慎其相箋云慎誠也考誠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言擇賢之審

質實 軍旅注見梁武帝中大通二年一旅之衆

以李自良為河東節度使

自良從馬燧入朝上欲使鎮太原自良固辭曰臣事燧久不欲代之上曰卿於馬燧存軍中事分誠為得體然北門之任非卿不可卒以授之

集覽 存軍中事分 分扶問反 謂李自良不肯忘事馬燧之勢分 北門之任謂河東為國家之北門

質實 李自良兖州泗水人河東節度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 太原府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州

復所省州縣官

泌請復所減州縣官上曰置吏以為人也今戶口減於承平之時而吏員更增可乎對曰今戶口雖減而事多於承平且十倍故吏不得不增且所減皆有職事而冗官不減此所以為未當也至德以來置額外官敵正官三分之一若聽使計日得資然後停加兩選授同類正員官如此則不惟不怨兼使之喜矣又

請諸王未出閣者不除府官上皆從之

秋七月以李昇為詹事

初張延賞與李叔明有隙上入駱谷衛士多亡叔明之子昇及郭曙令狐建等恐有姦人危乘輿相與齧臂為盟更鞚上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上皆以為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延賞知昇私出入郜國大長公主第密以白上上使李泌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其延賞乎上曰何以知之泌具為上言二人之隙且言昇承恩顧延賞無以中傷而郜主乃太子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泌因請罷昇宿衛以遠嫌從之

集覽 詹事東宮官之尊者位在長秋之上掌統三寺十率府之政郜國本周文王子所封國今單州城武縣東南部城是也中傷陰中害之也中竹仲反

質實 駱谷注見漢後主延

熙七年乘輿注見漢安帝延光四年部國城名按一統志有二俱在兖州府城武縣東南北部即周文王庶子所封春秋時所謂取部大鼎于宋是也南部即春秋時宋邑漢置南部縣今省之大長公主肅宗之女蕭升之妻也東宮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以韓潭為夏綏銀節度使

吐蕃之戍鹽夏者饋運不繼人多病疫思歸尚結贊遣三千騎逆之悉焚其廬舍毀其城驅其民而去於是割振武之綏銀二州以潭為節度使帥神策之士五千朔方河東之士三千鎮夏州

質實

振武軍名注見憲宗元和七年綏銀二州綏注見周顯王三十五年雕陰銀注見代宗大歷十三年神策軍名注見建中四年朔方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

以元友直為諸道句勘兩稅錢帛使

時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來藩鎮州縣聚斂權率以為軍資自懼違法匿不敢言請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於法應留使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敢有隱沒者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曰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所得必多而速急則競為蔽匿非推鞫不能得其實財不足以濟今日之急而皆入於姦吏所得必少而遲矣上曰善乃以友直充使

集覽 句勘句稽也勘檢校也注見建中元年句檢權率率徵斂也權注見漢武帝天漢三年推酒酤於法應留使使留州應平聲當也留使留州此唐舊法當然也注見憲宗元和三年分上供送使留州三品

質實 藩鎮注見肅宗上元二年

停西域使者廩給分隷神策軍

初河隴既沒於吐蕃安西北庭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阻絶皆仰給于度支李泌知蕃人皆有妻子買田宅安居不欲歸命停其給凡四千人皆詣政府訴之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回紇各遣歸國不願者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乎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隷神策兩軍禁旅益壯歲省五十萬緡集覽鴻臚注見漢武帝太初元年質實河隴二州名注見漢靈帝中平二年西域國名注見漢哀帝元壽二年回紇西羌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元年

募戍卒屯田京西

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為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則亟減戍卒歸之如何對曰陛下誠用臣言可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上問其計泌曰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綵纈因党項以市之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沃土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糴價必賤名為增之而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且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皆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舊制戍卒五年而代今既因田致富

必不思歸及其將淌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續食遣之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彊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集覽 原蘭二州名皆河湟地

質實 原蘭二州名原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高平蘭注見太宗貞觀十八年左藏庫名注見代宗大歷十四年党項西羌別種注見陳後主至德四年

張延賞卒

發明 德宗宰相書卒者僅四人崔祐甫李泌書爵延賞趙憬不書爵憬不足道也若延賞者亦

有說乎夫宰相代天理物當以平心處之故伊尹謂之阿衡而周官冢宰職均四海皆公平無私之意今延賞私憾李晟乃結盟吐蕃以傾之誤國殄民君臣俱辱德宗苟能案罪行辟則延賞豈容但已死其相業無聞如惡柳渾言事及譖李昇幾至動搖東宮之類此皆小人所為故綱目於其卒也削去其官以示貶耳若生而幸免死又無譏則何以為筆削之權衡哉

○八月朔日食質實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柳渾罷為左散騎常侍

初渾與張延賞議事數異同延賞使人謂曰相公節言則重位可久矣渾曰為吾謝張公柳渾頭可斷舌不可禁由是交惡上好文雅緼藉而渾質直無威儀時發俚語上不悅罷之集覽緼藉緼蓄藉積

也蘇鶚演義曰醖藉者有雅量之稱蓄積美積之謂醖與醖醖通漢書薛廣德溫雅有醖藉注風釆溫粹如醖釀有薦藉也又第五倫少醖藉注醖藉猶言度量寬博也

幽郜國大長公主流李昇於嶺南

公主肅宗女也適蕭升女為太子妃恩禮甚厚宗戚皆疾之主素不謹李昇等數人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且為厭禱上大怒幽之禁中流昇等嶺表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欲廢之而立姪且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為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

若究殺臣子使臣以姪為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者且陛下不記建寧之事乎上曰建寧叔實冤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為此故辭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覩茲事且其時先帝常懷危懼臣臨辭日因誦黄臺瓜辭肅宗乃悔而泣上意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承乾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與朝臣數十人鞫之事狀顯白然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且陛下既知肅宗急而建寧冤則願陛下深戒其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其迹願陛下如貞觀之法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乃百代所當戒此又可法乎且太子居少陽院未嘗接

外人預外事安得有異謀彼諸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為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嚮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于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語子弟曰累汝曹矣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如何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間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臣報國畢矣

為悖亡妣不可復用顧乞骸骨上慰喻不許范氏曰李泌善處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謂忠矣泌以為天子以四海為家則莫非家事以君之子為已任其知相之職業哉

集覽 厭禱厭蠱涉反禳禍曰厭求福曰禱建寧之事建寧王肅宗子名倓李輔國譖之賜死黄臺瓜辭注見肅宗至德二載承乾太宗太子之名後廢為庶人手書如晉愍懷晉惠帝太子名遹賈后謀欲廢之賜酒逼飲醉迷以紙筆使書不軌之辭后以語帝免為庶人後追謚愍懷表甲如太子瑛表甲貫甲於衣之内也玄宗之太子名瑛妻母為累妻母鄙國大長公主也累玷辱也

正誤 表中如太子瑛今按唐玄宗時駙馬都尉楊洄構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與妃兄薛鏽有異謀武惠妃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戒以兵入太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中人視之如言遽召宰相

李林甫議答曰陛下家事非臣所宜預帝意決乃名廢為庶人尋遇害天下冤之

質實 嶺南道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舒王舒州名注見梁簡文帝大寶元年王名誼德宗之姪從谷注見秦二世三年延英殿一統志云在西安府治東北五里唐東內宣政殿次東乃宰相啓事之所相對有思政殿憲宗朝李絳盛夏對延英殿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欲與卿講天下事方甚樂也奈何欲去即此楊素隋文帝時謀廢太子勇許敬宗高宗時謀廢太子忠李林甫玄宗時謀廢太子瑛

九月吐蕃寇隴州

吐蕃帥羌渾之衆寇隴州連營數十里京城震恐虜大掠驅丁壯萬餘口而去未幾復至隴州州兵擊却之

質實 吐蕃西羌屬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羌渾西羌部落注見代宗大歷九年隴州注見漢光

武建武

六年汧

回紇求和親許之

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上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李泌言於上曰臣有愚策可使馬賤十倍上問之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狥人為社稷計臣乃敢言上曰何故泌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然今日之計回紇為先三國差緩且陛下所以不可豈非以陜州之耻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之泌曰害少華者乃牟羽可汗後復入寇為今可汗所殺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又何怨邪是後凡十五對反復論之上終不許泌乃乞骸骨上曰朕不憚屈己但

不能負少華葦耳泌曰以臣觀之少華葦負陛下非
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葉護將兵助國肅宗
止令臣宴勞之亦不許至其營及大軍將發先帝始
與相見蓋蕃人好戰不得不過為之防耳陛下在陜
富於春秋少華葦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
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
華葦負陛下耶且香積之捷葉護欲掠長安先帝親
拜於馬前以止之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
平王真中外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
況年羽身為可汗舉國赴難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
他若留陛下於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
以此二事觀之則屈己為是乎不屈己為是乎上謂
李晟馬燧曰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自覺少理卿以
為何如皆對曰誠如泌言泌曰臣以為回紇不足怨
向來宰相乃可怨耳回紇再復京城今可汗又殺年
羽復有何罪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

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讐為可怨耳上曰朕與之為怨已久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為中外之笑乎對曰臣請以書與之約為臣子每來不過二百人印馬不過千匹無得携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讋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聽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因問招雲南大食天竺之計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雲南苦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為最彊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遂遣其使者歸許以公主妻之

集覽 葉護將兵助國 葉失涉反葉護懷仁可汗之子年羽可汗之兄肅宗時助討安慶緒元子長子也香積之捷肅宗至德二載收復西京廣平王與葉護約為兄弟至長安城西陳於香積寺北灃水

之東廣平王名俶即代宗印馬杜甫瘦馬行細看六印帶官字注王洙曰唐令諸掌牧馬以小官字印印右髆以年辰印印右髀以監名依左右廂印印尾側至二歲起脊量彊弱漸以飛字印印左廂髀髆細馬俱以龍形印印項左官馬賜人者以賜字印配諸軍及充傳遞驛者以出字印並印右頰

正誤 印馬 今按唐書本作市馬謂和市之馬也胡三省註亦誤作印馬回紇有功於唐自乾元以來歲以馬來求和市每馬易四十縑動至數萬匹董晉使回紇回紇言唐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晉曰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爾賜不既多乎此所謂市馬也

質實 天竺西域國名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身毒陜州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

發明 吐蕃求和則不書者惡中國納侮而諱之也回紇求和則書之者幸外蕃服從而喜之也

德宗惡回紇而不許其和親賴李泌委曲調護卒成和戎之利故綱目亦喜而予之此固書法之意也

吐蕃陷連雲堡

涇西恃連雲為斥堠連雲既陷西門不開門外皆為虜境樵采路絕常苦乏食

集覽 斥堠注見漢武帝元封元年

冬十月吐蕃城故原州而屯之

書法 外蕃之役不書吐蕃城耳何以書惜之也曷為惜之城原州元載計也楊炎繼行反以貽朱泚之禍則炎之急也卒使吐蕃城而屯之於是載之計不可復非矣綱目一書再書所以深致惜

之之意也是故吐蕃城故原州書是年吐蕃作烏蘭橋書憲宗元和八年咎中國之失計也

○李軟奴等作亂伏誅

妖僧李軟奴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等謀作亂其黨告之上命捕送內侍省推之李晟聞之驚仆曰晟族滅矣李泌問其故晟曰晟新罹謗毀中外有家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大獄一起所引必多閒人情恟懼請出付臺推上從之欽緒遊瓌之子也亡抵邠州械送京師與軟奴等皆腰斬而朝臣無連及者質實韓欽緒靈武人

十二月韓遊瓌入朝

遊瓌以欽緒誅委軍入謝上遣使止之至是入朝軍中以為必不返餞送甚薄遊瓌見上盛陳築豐義城

可以制吐蕃上悅遣還鎮軍中憂懼者衆遊瓌忌都虞候范希朝得衆心將殺之希朝奔鳳翔上名寘神策軍遊瓌帥衆築豐義城二版而潰

質實

豐義城按一統志本漢之彭陽縣地屬安定郡晉因之後魏屬原州元廢置雲州隋廢唐復改置豐義縣宋改曰彭陽後廢之故城在平凉府鎮原縣東北八十二里范希朝虞鄉人鳳翔府名注見周顯王八年岐

大稔詔和糴粟麥

上畋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又云和糴而實强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上命復其家司馬公曰甚

矣德宗之難寤也既聞光奇之言則當按有司之廢格詔書殘民增賦盜匿公財及左右諂諛日稱民間豐樂者而誅之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飾欵誠信辯忠邪恤困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為乃復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安得人人自言于天子而戶戶復其徭賦乎

集覽 復其家復方目反除也除免光奇家徭賦廢格詔書史記淮南王安傳廢格明詔按如淳注梁孝王傳云廢止也格攱閣不得下也蘇林曰格音閣

書法 自開元二十五年始書和糴至是而和糴之害滋甚上書大稔下書和糴非志喜之辭矣春麥稔而什一之稅行冬大稔而和糴之令下民亦何樂於歲豐哉書傷之也綱目書大稔四梁辛酉年唐高宗永徽五年是年憲宗元和六年惟此非喜書

發明前年書大旱今年書大稔則見其荒歉之餘幸得一稔也方書大稔即書和糴則見素乏儲蓄取具臨時也夫國無三年之蓄曰急無一年之蓄曰國非其國德宗好聚斂貨財而國無儲蓄方幸一稔遽已和糴故綱目書而譏之亦以為有國者之戒也

謹案第四頁後八行高丘或疑地名又桑林或疑地名按高丘丘之高者趙琳自林中而出王武俊傳亦曰激林以待則俱非地名也此誤

第九頁後五行郭子儀封為汾陽忠武王按忠武非封號此二字衍

第二十一頁後八行河朔二州名按唐人每言欲如河朔故事葢唐有河北道為州二十九河朔即河北也此誤

第二十三頁前六行盧東美刊本東訛車據崔造

傳改

第三十頁後三行澗北澗水之北注見建中四年

長水未詳處所按水經注河水東得七里澗澗

在陝西七里故因名焉非新安之澗也此誤元

和志河南府長水縣東至府二百三十里本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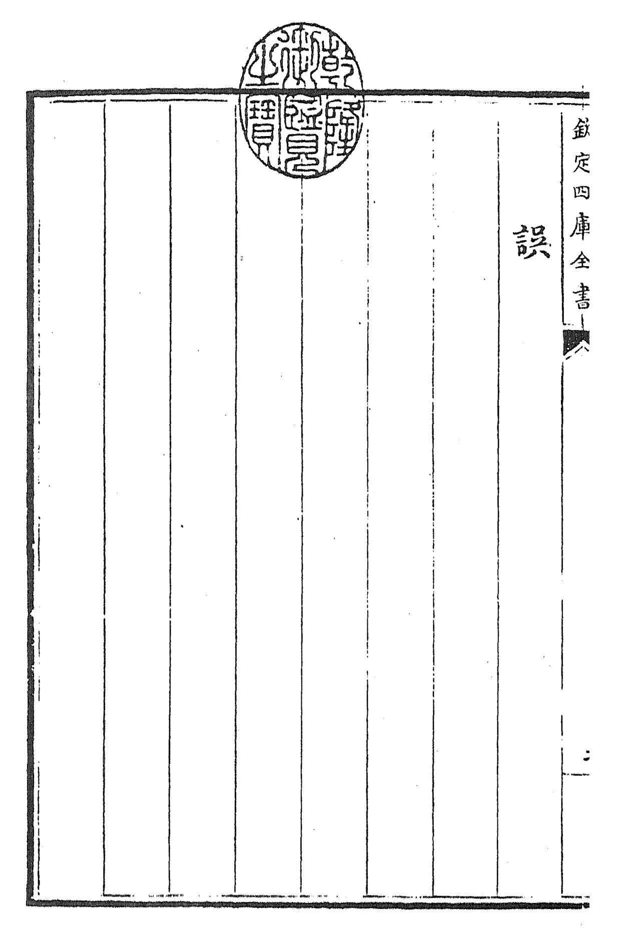
盧氏縣地分盧氏東境此失考

第三十五頁後一行屬原州按唐地理志潘原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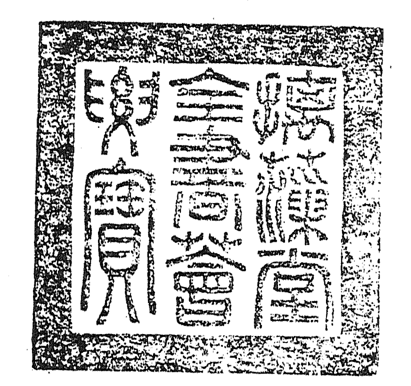
涇州元和志同此誤

第三十六頁後五行河曲縣名按唐書馬燧傳貞元二年吐蕃尚結贊破鹽夏二州守之自屯鳴沙元和志靈州鳴沙縣隋置環州以大河環曲為名則河曲猶後世之言河套也此誤

第三十八頁前三行河東節度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按元和志河東節度理太原府若蒲州之河東郡此時屬河中節度非河東節度也此



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録監生臣李斯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卷四十七下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七下

戊辰 四年春正月以劉昌為涇原節度使李元諒為隴右節度使

元諒皆帥卒力田數年軍食充羨涇隴稍安 質實 涇隴二州名涇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安定隴注見漢靈帝中平二年河隴

二月以諸道稅外錢帛輸大盈庫

先是上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直錢五十萬緡今歲僅得三十萬緡宮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

子不私求財令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陛下勿受貢獻及罷宣索必有所須降敕折税不使姦吏因縁誅剝上從之及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司馬公曰王者以天下為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乃或更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然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是猶啟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僻亦泌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

書法

前書句勘兩税錢帛未嘗問及税外也於是運至錢帛則有税外之名然則其非惟正之供多矣既不能推以予民而又輸之大盈以供私用鄭侯格君之事業於是亦少愧哉書曰輸大盈庫深譏之也非是秋尋罷則歲輸百萬害當何如矣

白起即當褒贈而因或人虛誕之言亦非政體况起之殘忍好

發明 李泌相業多有可觀獨輸錢大盈不満人意夫楊炎尚能一言歸財賦於左帑泌乃反不及之亦由德宗政事多僻泌皆一一爭辯故至是有不能盡言者夫宰相時來則為之李泌非有心於富貴者肅代兩朝皆當相而不相況近因東宮之事力乞骸骨使其因此而去要為不失其職今乃隱忍於此此君子所以為之惜也況既有常稅則稅外安得復有錢帛而又輸之大盈則其失愈益甚矣然綱目書此於泌若無所譏者是亦君為元首之義非德宗之陋則無是也其旨微矣

詔葺白起廟贈兵部尚書

咸陽人或上言見白起云請為國家扞禦西陲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上以為信然欲於京城立廟贈司徒李泌曰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矣且立廟祈禱將長巫風今杜郵有舊祠請

殺不可以惩祖

豆而風示將帥

也明甚德宗此

舉有兩失矣

詔葬之則不至驚人耳目矣且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重贈兵部尚書可也上從之

集覽

杜郵注見

漢靈帝中平元年

質實

咸陽縣名注見周顯王十九年白起郿人善用兵秦昭王用為左庶長戰勝攻取凡七十餘城後封武安君

書法

置太公廟不書詔此其書詔何譏非事也白起之世祀謫矣而以荒誕之說葬廟而贈之書曰詔譏在上也

發明

置太公廟君子猶譏之況白起專以殺人為功者乎而又贈以常伯之官則謬益甚矣直筆書之其失自見

夏四月更命殿前射生曰神威軍

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凡十軍

雲南遣使入見【質實】雲南南方國名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滇

○吐蕃寇涇邠寧慶鄜州

先是吐蕃常以秋冬入寇及春多病疫而退至是得唐人質其妻子遣其將將之盛夏入寇諸州無敢與戰者吐蕃大掠而去

六月徵陽城為諫議大夫

城夏縣人以學行著聞隱居柳谷李泌薦之【集覽】夏縣注見高祖武德二年柳谷即柳谷口在張掖郡【質實】柳谷未詳處所按一統志陽城定州北平人隱居中條山盖中條山在平陽府蒲州東南

一十五里此山跨平陸芮城安邑夏縣解州之境

發明 陽城何以不書處士城以學行著聞既曰著聞則非終隱者矣是以書法如此

秋七月以張獻甫為邠寧節度使

韓遊瓌以病求歸詔以張獻甫代之未至遊瓌輕騎歸朝戍卒裴滿等憚獻甫之嚴帥衆作亂奏請范希朝為節度使都虞候楊朝晟勒兵斬之而迎獻甫上聞軍衆欲得希朝將授之希朝辭曰臣畏遊瓌之禍而來今往代之非所以防窺覦安反仄也上喜之擢為寧州刺史以副獻甫

質實 窺覦注見太宗貞觀十年反仄注見肅宗寶應元年

罷句檢諸道稅外物

元友直句檢諸道稅外物悉輸户部遂為定制歲輸百餘萬緡斛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於上上意寤乃詔已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於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

質實 京師注見

周顯王二十五年

發明 作法於凉其弊猶貪此周古今之通患也前書以元友直為諸道句勘兩稅錢帛使初未嘗有稅外之文考之分注及前史亦皆無之今友直乃校勘諸道稅外物悉輸户部至於民不堪命是豈非姦吏並緣之弊乎夫明使之檢校兩稅而遂及于稅外萬一使之督責稅外則其弊又將如何哉德宗寤而罷之直書于冊雖曰幸之蓋亦傷之也

冬十月回紇來迎公主仍請改號回鶻

回紇可汗遣其妹及大臣妻來迎可敦辭禮甚恭曰昔為兄弟今為子壻半子也若吐蕃為患子當為父除之仍請改為回鶻許之

集覽 回鶻注見太宗貞觀元年回紇

書法 外番自改號不書書重請也綱目書和親於此莫詳焉是故求和親書來迎公主書以咸安公主歸之書

吐蕃寇西川韋皐遣兵拒擊破之

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不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瀘北韋皐乃為書遺雲南王叙其歸化之誠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屯會川以塞其趣蜀之路雲南怒歸唐之志益堅而吐蕃兵勢始弱矣皐遣兵拒擊破之於清溪關外

集覽 書遺遺唯季反

質實 瀘北瀘水

之北注見漢後主建興五年會川一統志云本漢越巂郡會無縣地晉宋因之齊屬獠郡後周屬亮善郡隋屬巂州唐從邛都於此名曰會川縣南詔置會川都督府又號清寧郡宋時屬大理為會川府元置會川路治武安州隸羅羅斯宣慰司國朝初復立會川府領武安永昌麻龍等州隸四川布政司後改置守禦千戶所隸建昌衛永樂初改為會川衛軍民指揮使司隸四川行都指揮使司清溪關在黎州安撫司城南九十里大渡河外唐韋皐鑿之以通羣蠻號曰南道為重鎮即此

十一月冊回鶻長壽天親可汗以咸安公主歸之質賓可汗外酋君長之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咸安郡名注見肅宗上元二年蓬州

〇以張建封為徐泗濠節度使

李泌言於上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為咽喉地屬徐州鄰於李納若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則失江淮矣請從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上從之建封為政寬厚而有綱紀不貸人以法其下畏而悅之質實

淮水名注見漢景帝三年汴水名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二年甬橋注見建中二年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濠泗二州名濠注見宋孝武大明五年北徐泗注見昭宗景福二年綱紀注見宋文帝元嘉元年淄青軍名注見代宗大歷十年

橫海節度使程日華卒質實

橫海節度注見憲宗元和十三年

子懷直自知留後

己巳

五年春二月以程懷直為滄州觀察使

懷直請分景城弓高為景州請除刺史上喜曰三十年無此事矣以徐仲為景州刺史

集覽 弓高 漢地志河間有弓高縣漢功臣年表弓高在營陵正義曰屬滄州按今景州東光縣有弓高店疑即此

質實 景城 一統志云漢之縣名屬渤海郡東漢省後魏從咸平縣治此隋改曰景城屬瀛州唐屬滄州宋省之故城在河間府獻縣界弓高漢之縣名晉廢隋復置屬平原郡唐為景州治所後省之漢封韓頽當為侯國崔浩曰韓增為龍頟侯城有龍頟村即此故城在河間府景州東北四十二里滄州注見晉穆帝永和六年景州注見高祖武德九年

以董晉竇參同平章事

李泌自陳衰老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因從容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

天下託命於人主而相職佐君以有為故朝廷振作則慶流宗社澤被黎氏非時命所得而主也李泌君推君相不可言命確是實理

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意以朕為不足與言以是朕不可忍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因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異於彼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陵傲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范氏曰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自君臣而言之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此窮理也窮理則性盡性盡則至於命

矣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者人事也人事極矣而後可以言命故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立巖牆之下而死者、人之所取也非天之所為也順其道而死者天之所為非人之所取也故曰命若夫建中之亂有以取之乎無以取之乎若無以取之則不窮矣不暴歛不相盧杞而致亂乃可謂命也若有以取之而曰命豈異於紂乎夫為人君不知相之姦邪不肖已之闕失而歸之術者之言以為命宜其德之不建政之不脩也李泌之論不亦正乎○既而泌薦竇參通敏可兼度支鹽鐵董晉方正可處門下上皆以為不可泌疾甚復薦二人上遂相之參為人剛果峭刻無學術多權數每奏事諸相出參獨居後以奏度支事為辭實專大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為耳目董晉充位而已然晉為人重慎所言於上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胡氏曰李鄴侯知慮過人而

以贄董自代豈固擇不如已者以自顯予抑誠不知也當是時忠言深計焯焯著見孰居陸贄之先舍贄而引參何也晉在位五年君德國政猶前日耳其言以天下安危視宰相賢否則是而以謀議於君前為不足道則非謀議固安危之本也茍一無所謀議安知所行者何事邪是直大言以蓋其循默充位之咎耳

質實　董晉虞鄉人

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鄴侯李泌卒

質實　鄴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

泌有謀略而好談神僊詭誕故為世所輕

冬十月韋臯遣將擊吐蕃復嶲州

質實　嶲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越

舊○十二月回鶻天親可汗死遣使立其子為忠貞可汗○吐蕃寇北庭回鶻救之

北庭地近回鶻又有沙陁六千餘帳與北庭相依回鶻數侵掠之至是吐蕃攻北庭回鶻大相頡干迦斯將兵救之

集覽 沙陁注見高宗永徽三年朱邪

庚午 六年冬十月回鶻忠貞可汗為其下所殺考異 據開成四年彰信可汗書弑則此當書回鶻弑忠貞可汗

回鶻忠貞可汗之弟殺忠貞而自立國人殺之而立忠貞之子阿啜為可汗遣其臣梅錄來告喪且求冊命先是回鶻使者入中國禮容驕慢梅錄至豐州刺史李景畧先據高坐梅錄俯僂前哭景畧撫之曰可

汗棄代助爾哀慕自是回鶻使至皆拜景畧於庭威名聞塞外 集覽 梅録即達北特勒梅録將軍

質實 豐州注見漢宣帝甘露二年五原塞

吐蕃陷安西

頡于迦斯與吐蕃戰不利北庭沙陁皆降於吐蕃安西由是遂絶莫知存亡而西州猶為唐固守 質實 安西鎮名注見建中二年西州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

辛未 七年春二月遣使立回鶻奉誠可汗○詔六軍與百姓訟者府縣毋得笞辱

初上還長安以神策等軍有衛從之勞皆賜名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以官官領之撫恤優厚禁軍恃

恩驕橫陵忽府縣官有不勝忿而刑之者朝笞一人夕貶萬里市井富民往往行賂寄名軍籍則府縣不能制至是又詔軍士與百姓訟者委之府縣小事牒本軍大事奏聞陵忽府縣者禁身以聞毋得笞辱

質實 市井注見晉孝武孝建元年

書法 直書其事而貶意自見矣

發明 自兵民既分兵以衛民而民以養兵二者固不可以相無也若以兵為天子之兵則民獨非天子之民乎德宗優恤六軍縱其侵奪百姓獨不念民為邦本凡六軍之須皆取之於民民茍不安其生則軍亦何以為養況訟者所以分別曲直若獨笞百姓而不許及六軍則固不必分辯而百姓已受屈矣尚何訟之有哉直書于冊則德宗頗僻之政其謬戾無識昭然自見於書法之間矣可

勝歎哉

義武節度使張孝忠卒以其子昇雲為留後貿實義武節度

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秋八月以陸贄為兵部侍郎解內職

竇參惡之也胡氏曰陸贄自李泌相後不復諫說豈帝訪問之遺歟以愚度之正謂長源周旋三帝間已為後進嫌有爭能之意耳或問陸贄何如人也曰其孟子所謂有社稷臣者歟不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乃天集覽長源李泌表字天民莊子庚桑楚篇有恒民矣者人舍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林希逸曰

義云天民天人也言非常人也正誤天民今按胡氏正本孟子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集覽乃引莊子何邪

書法 授新官解舊職恒也未有書解其職書解內職何特筆也帝於是無論恩之益矣乃賓參為之也特書惜之是故賜爵未有書罷其職者五王書罷其政事中宗神龍元年拜官未有書解其職者陸贄書解內職是年其惜之也

吐蕃寇靈州回鶻擊敗之九月遣使來獻俘質實 靈州注見太宗貞觀二十年獻俘注見梁武帝大通元年俘馘

書法 於是再書回鶻敗吐蕃和戎之利獨此而已矣

○以吳湊為陝虢觀察使

福建觀察使吳湊治有聲竇參以私憾毀之且言其病風上召至京師知參之誣由是始惡參以湊為陝

號觀察使代

參黨李巽

質實　福建按一統志古閩越地漢以揚州部刺史領之東漢於此置會稽南部都尉唐初隸江南道復隸江南東道採訪處置使大歷中始置福建觀察使治福州宋置福建路安撫使以福州守臣兼領元置福建等處行中書省于泉州尋徙福州置福建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及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司于福州國朝初置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福州泉州興化建寧延平汀州邵武漳州八府云陝號二州名注見貞元元年

壬申　八年春三月宣武節度使劉玄佐卒

玄佐有威畧每李納使至玄佐厚結之故常得其陰事先為之備納憚之其母雖貴日織絹一匹謂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及卒將佐匿之稱疾請代上遣使問

以吳湊為代可予監軍孟介行軍司馬盧瑗皆以為便然後除之湊行至汜水玄佐之柩將發軍中請備儀仗瑗不許又令留器用俟新使將士怒擁玄佐之子士寧為留後刼孟介以請於朝上問宰相竇參曰不許則汴人將合於李納矣上乃許之

集覽 汜水注見漢王邦四年

質實 宣武節度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司馬官名注見陳宣帝大建九年六卿

夏四月賜諫議大夫吳通玄死貶竇參為柳州別駕

竇參陰狡而愎恃權而貪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議之申招權受賂時人謂之喜鵲上頗聞之申恐陸贄進用陰與諫議大夫吳通玄作謗書以傾贄上察知之貶參賜通玄死

質實 柳州注見中宗嗣聖元年吳通玄海州人通微之兄

發明 通玄之死罪當死也此亦可謂之殺諫臣乎曰非也通玄附會時宰之子謀陷忠賢則失諫臣之職矣然則何以書官曰書其官所以貶之也通玄身為諫議乃朋比姦邪故書官以重其罪使之有愧於是官耳然則何以知之以其書賜死而知之也使其以諫死職則當以殺書之矣故曰通玄之死罪當死也

以趙憬陸贄同平章事

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於詔書異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詔行之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曰國朝之制五品以上制敕命之蓋宰相商議奏可者也六品以下則旨受蓋吏部銓材署職詔旨畫聞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

起居遺補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其後倖臣專朝廢公舉行私惠使周行庶品茍不出時宰之意則莫致也今臣所奏宣行以來纔舉十數議其資望不愧班行考其行能未聞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聽道之難行亦可知矣請使所言之人指陳其狀覈其虛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若不出主名不加辯詰使枉直同貫則人何賴焉又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徧諳多士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情故必多且今之宰相則往日之臺省長官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甚矣葢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往者則天欲收人心進用不次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是以當代誦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然則則天舉用之法雖傷

易而得人而陛下慎簡之規則太精而失士矣上竟追前詔不行胡氏曰陸相所請簡而易用要而易守德宗既已聽之又沮於讒言贊雖再三辯理終不見聽是宰相不得行其職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尚當求去況宰相乎○既而嶺南奏近日海船多就安南市易欲遣判官收市乞命中使與俱上欲從之贄曰遠國商販唯利是求綏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素為衆船所湊今忽改就安南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攜失所曾不內訟更蕩上心況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乎

集覽 選曹選去聲猶漢之選部也注銓選事

質實 嶽最注見漢宣帝地節四年安南都護府名注見宣宗大中二年中使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廣州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

平盧節度使李納卒

質實 平盧節度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青州

軍中推其子師古知留後

秋七月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事

陸贄請以李巽權判度支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延齡贄言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恐傷聖鑒上不從胡氏曰德宗興邪而棄正惡直而喜讒好佞而悅欺多疑而與誕裴延齡兼是四惡故得行其説惜乎陸贄論之不詳去之不力也過是則姤陰日進陽道將剝不可過隱論之詳去之力猶不行焉奉身而退可也而贄猶隱忍以居位再失之矣

集覽 姤陰日進易姤女壯勿用取女程氏傳曰一陰始生於下漸長而盛陰盛則陽衰矣姤乃方進之陰漸壯而敵陽者是以不可取陽道將剝易剝不利有攸往程氏傳曰卦五陰而一陽陰始自下生漸長至於盛極羣陰長盛消剝一陽之

時衆小人剝喪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唯當巽言晦迹以免小人之害

天下四十餘州大水

溺死者三萬餘人

八月遣使宣撫諸道

陸贄以大水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謟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且今遣使巡撫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乎上曰淮西貢賦既闕不必遣也贄曰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惟兹下人所宜矜恤昔秦晉讐敵穆公猶救其饑而况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乃遣中書舍人奚陟等宣撫諸

道胡氏曰自漢初有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說凡尚詐謀爭功利者率用之終亦自蹈其患則未有知反其失如陸相之言者嗟乎無我負人推而大也忠恕之道也寧人負我守而固也知命之事也敬輿之學其真洙泗之徒歟

質實 渠魁注見代宗廣德元年渠帥敬輿陸贄表字泰晉謦欬移公猶救其飢事詳左傳僖十三年

書法 太宗之世水四十餘州矣不書大此其書大何無不大也延齡大用小人之陰盛矣終綱目書大水六十三詳漢文帝元年連州郡者十有一詳宋孝武孝建二年無大於四十餘州者矣水書四十餘州二太宗貞觀七年是年水患書救災之政七詳漢武帝元狩三年

發明 上書四十餘州大水下書遣使宣撫諸道此亦可謂得救災之意矣是時陸贄當國故其

所行如此德宗猶以恐生姦欺爲言向非贄委曲開諭帝亦未必能從然則欲考相臣之事業者當以其時所行之事觀之則得矣

韋臯攻吐蕃維州獲其大將質實

維州注見代宗大歷十四年○九月減江淮運米令京兆邊鎮和糴

陸贄言於上曰邊儲不贍由措置失當蓄斂乖宜故也今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别詔委任每有寇至方從申覆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吐蕃之比中國衆寡之勢不敵然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者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故也此所謂措置失當者也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

人皆悅慕而有司競為纖嗇不時斂藏遂使豪家貪
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度支物估轉
高軍城穀價轉貴空申簿帳為指囷倉計其數則億
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此所謂蓄斂乖宜者也
舊制關中歲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習
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以為國之大事不計費損習
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以為不若畿內和糴為易臣
以為兩家之語互有長短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
足而財有餘則弛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
則緩食而嗇用貨泉近歲關輔屢豐公儲委積江淮
水潦米貴加倍關輔宜加價以糴而無錢江淮宜減
價以糴而無米而運彼所乏益此所餘可謂習聞見
而不達時宜矣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
橋僦直又約二百而市司估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
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每
年江淮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太原留七十萬斛

而以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令二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而河陰太原以次運至京師其江淮所停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糶之以救貧之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僦直六十九萬緡先令戶部以二十萬緡付京兆糴米以補渭橋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六年之糧餘十萬四十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錢僦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絁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詔行其策邊備浚充

集覽

纖嗇漢貨殖傳宛孔氏其盈得愈於纖嗇注纖細也嗇愛吝也言所獲盈餘多於細吝者也貨泉索隱曰錢本名泉言貨之流行如泉也故周有泉府之官景王乃鑄大錢布泉者言貨流布民間關輔注見代宗大歷六年委積注見宋主昱元徽二年

質實

東渭橋注見漢高后

八年渭橋河陰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五年平陰太原府名注見晉明帝建武三年并州京兆郡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

冬十一月朔日食○貶姜公輔為吉州別駕質實吉州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

姜公輔久不遷官詣陸贄求遷贄密語之曰聞竇相奏擬上有怒公之言公輔懼請為道士上問其故公輔不敢泄贄語以聞參言為對上怒貶公輔遣中使責參胡氏曰公輔之眷眷於遷秩陋矣至於黃冠之請躁動懮讋所以異於淺丈夫者幾希是故君子不可不知道不知道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雖欲不如是葢莫能自免也集覽竇相謂竇參也姜公輔姓名也輔音戸懮讋音均曰懮古

悚字心戰懼也讋之涉反失氣言也

十二月以柏良器為右領軍

神策大將軍柏良器募才勇之士以易販鬻者監軍竇文場惡之左遷右領軍自是宦官始專軍政矣

質實

左遷注見憲宗元和八年

癸酉

九年春正月初稅茶

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又奏稅錢別貯俟有水旱代民田稅自是歲收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滂又奏姦人銷錢為銅器以求贏請悉禁銅器銅山聽人開采無得私賣胡氏曰天地生物凡以養人取之不可悉也張滂稅茶則悉矣夫弛山澤之禁以予民王

政也必不得已聽商旅貿遷而薄其征息盜奪止獄訟佐國用其利亦大矣張滂王涯豈足効哉

書法 書初何謹始也自帝有此書至文宗書增茶稅至馬氏書收茶稅帝啟之也德宗即位至是十四年而作俑害民之事屢見疊出綱目於是三志其始焉是故作兩稅法書始建中元年行間架陌錢書初建中四年立稅茶法書初是年皆罪其始為民害也

發明 凡良法美意行於盛帝明王之世者後世皆廢不舉至於刻剝掊斂之政出於暴君汙吏之手者後世則踵而行之又從而增益推廣之如鹽鐵榷酤之類是也稅茶之法前此未有德宗始創而行之自此遂為不可易之法書初稅茶蓋亦志作俑之端謹其始耳嗚呼民生口腹之物自是悉出於

官矣

二月以張昇雲為義武節度使賜名茂昭質實 義武節度注見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

書法 書賜名何美也曷為美之茂昭四請除代曰吾不欲子孫染於汙俗可謂不負國矣綱目賜名不書甚美書甚惡書終綱目書賜名五楊國忠李正己張茂昭田弘正朱全忠惟茂昭弘正以美書

○城鹽州

初鹽州既陷塞外無復保鄣吐蕃常阻絕靈武侵擾鄜坊詔發兵城鹽州又詔涇原山南劒南各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城之二旬而畢命節度使杜彥光戍之由是靈武銀夏河西獲安 集覽 鄜坊注見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鄜坊二州名俱在陝西鄜音敷本漢馮翊屬縣隋置鄜城郡唐置鄜州坊本漢馮翊地周於今州界置馬坊唐立坊州

質實

靈武郡名注見太宗貞觀二十年靈州鄜坊二州名注見肅宗上元元年山南道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郡劍南道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河西郡名注見漢安帝元初元年月文

三月貶竇參為驩州司馬尋賜死

初竇參惡李巽出為常州刺史及參貶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參絹五十四巽奏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曰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叛臣得以為辭參之貪縱天下共知至於潛懷異圖事跡曖昧若遽加重辟駭動不細乃更貶參驩州司馬又命理其親黨贄曰罪有首從法有重輕參既蒙宥親黨亦應

未減上從之既又欲籍其家貲贄曰在法反逆者盡沒其財贓汙者止徵所犯皆須結正然後收籍今罪法未詳若薄錄其家恐以財傷義時宦官恨參尤深謗毀不已竟賜死於路竇申杖殺貨財奴婢悉傳送京師胡氏曰世傳陸敬輿有憾於竇參擠而殺之其說甚悖此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者也以其言觀之有是邪孔子有言以德報怨何以報德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贄於參非以德報怨也以直行事耳使參有死罪贄佐天子用刑賞稱物平施可也貪不報之名取忘怨之美宜死而生之又安得為直乎

集覽　慁未減慁平聲當也未亦減之義按韻會末字下注減也引唐書宋璟傳未肯輕繫稱物平施稱尺證反施始豉反漢律歷志權者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易謙卦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伊川傳曰稱物之多寡以均其施與使得其平也

質實　常州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二年毘陵汴州注見周顯王二

十九年大梁睽昧不明貌藹鎮注見肅宗

上元二年雒州注見隋煬帝大業元年

夏五月以趙憬為門下侍郎與賈耽盧邁同平章事

先是上使人諭陸贄曰自今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又苗晉卿往年攝政當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宜各除外官又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絶恐事情不通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上奏曰昨臣所奏惟憬得聞陛下以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古者爵人於朝刑人於市惟恐衆之不覩事之不彰是以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凡是譖訴之事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為隱忍或云惡逆未露宜假他事為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

明言責等詞皆近理意實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為甚若晉卿父子實有大罪則當公議典憲若被誣枉豈令陰受播遷夫監臨受賄盈尺有刑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遂及金玉目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豈能中絕其意予至是懼反疑贄排已置之門下由是與贄有隙

集覽 爽無私之德爽亡也無私之德注見代宗廣德元年奉三無私以勞天下注傷不吝之明傷損也書仲虺之誥改過不吝注成湯有過則改無所吝惜

正誤 從爽無私之德今按爽善也書故有爽德古註訓爽為明非陸贄之言為是盈尺有刑令按唐律諸監臨之官受所監臨財物者一尺笞四十諸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

質實 盧邁河南縣人

帝王於要荒之外非不欲聲教遐暨第未免煩後慮耳觀唐德宗之招雲南等部以弱吐蕃而卒亦為患可知懷遠有道不必强致之也

韋皋遣兵攻吐蕃拔五十栅○董晉罷○雲南王異牟尋遣使上表

吐蕃雲南日益相猜韋皋復遣雲南王書欲與共襲吐蕃驅之雲嶺之外獨與雲南築大城於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至是異牟尋遣使詣皋上表請棄吐蕃歸唐皋遣其使者詣長安上賜異牟尋詔令皋遣使慰撫之胡氏曰鄴侯思扞吐蕃故力勸德宗與回紇和親而招雲南大食天竺以分吐蕃之勢此後吐蕃稱為邊患然唐室之禍乃卒起於雲南以此知中國當以自治為強於非我族類者畫郊圻固封守來則不拒不來不彊然後不名患於藩籬之外矣集覽鄴侯李泌也畫郊圻問封守距國百里曰郊天子千里曰圻圻與畿通封起土界也守音始究反備也謂但當規畫郊圻之制度堅固封疆之守備耳書

畢命篇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蔡氏傳曰申者申明之也慎者戒嚴之也封域障塞歲久則易湮世平則易玩當時緝而屢省之乃所以尊嚴王畿王畿安則四海安矣

秋七月詔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

賈耽陸贄趙憬盧邁為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乃奏請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筆旬日一易詔從之其後日一易之

發明　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昔人嘗有是言矣是時如賈耽趙憬盧邁皆無足言獨陸贄才德俱優使德宗果欲經綸庶務則一贄足任其責必若用贄而參以羣庸是猶以駃騠與駑駘並駕耳贄於此時已宜遠引何待貶逐而後去哉書詔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尚可以得行其志乎

此君子所以不為德宗惜而為陸贄惜也

置欠負耗賸染練庫

戶部侍郎裴延齡奏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庫以掌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抽貫錢給用旋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徙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京城西汚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廐馬上使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奏曰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為已功縣官市物再給其直以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衆口諠於朝市豈皆為朋黨邪上不從

集覽 抽貫錢即除陌錢之法也注見

建中四年留其二十有三醜正流言謂醜害正直者流言以誇毀之也左傳昭二十八年惡直醜正

質實 左藏注見代宗大歷十四年咸陽縣名注見周顯王十九年

書法 德宗嘗書置瓊林大盈庫矣於是再書譏也延齡之欺甚矣

發明 欠負皆貧人無可償耗贖則抽貫錢給用旋盡染練皆左藏正物以之置庫果何謂哉裴延齡之姦欺自非德宗愚蔽孰從而信之故書置欠負等庫若德宗之自置然者澄源正本之論也

八月太尉中書令西平忠武王李晟卒考異 此誤書諡

考證 當去忠武二字分註諡忠武

胡氏曰晟非特良將乃賢相也德宗置之閒處七年而死向使陪侍廟堂參斷國政至於七年其有益於

國可勝
數哉

冬十二月宣武軍亂逐其節度使劉士寧

劉士寧淫亂殘忍軍中苦之兵馬使李萬榮得衆心會士寧出畋數日不返萬榮召親兵詐之曰敕徵大夫入朝以吾掌留務汝輩人賜錢三十緡衆皆聽命乃分兵閉城士寧逃歸京師陸贄請選朝臣宣勞徐察事情此安危彊弱之幾不可不審上欲令萬榮知留後贄復奏曰萬榮鄙躁殊異純良得志驕盈不悖則敗况茍邀不順茍允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與其圖之於滋蔓不若絕之於萌芽且為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但選能臣命為節度獎萬榮而別加寵任褒將士而厚賜資裝揆其大情理必寧息上不從范氏曰以下犯上以臣逐君

此為國者所深惡聖王之法必誅而無赦者也不惟不討而又賞之使天下皆無君豈得不偪天子乎禮曰政不正則君位危為國者必嚴上下之等明少長之序使不相陵越者蓋君欲自安也唐之人主壞法亂紀無政刑矣其何以為天下乎

質實

宣武軍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

書法

綱目之法逐殺主帥而就代之則書其主名於是逐士寧者李萬榮也上以萬榮代之則其不書主名何罪士寧也士寧淫虐以失衆心綱目畧逐者所以示懲也然則逐其主帥就以為代奈何而不書綱目至是不一書矣以為是唐世之故常不足復深譏之也貞元十一年程懷信逐懷

直義

同

甲戌十年春正月劒南西山羌蠻來降○雲南擊吐蕃大

破之遣使來獻捷

韋皐遣其節度巡官崔佐時齎詔詣雲南佐時至吐蕃使者數百人先在其國異牟尋令佐時衣牂牁服而入佐時曰我大唐使者豈得衣外蕃之服異牟尋不得已夜迎之佐時大宣詔書異牟尋恐懼失色歔欷受詔佐時因勸異牟尋悉斬吐蕃使者去其所立之號復南詔舊名異牟尋皆從之與佐時盟於點蒼山神祠先是吐蕃徵兵於雲南異牟尋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人踵其後襲擊吐蕃大破之取十六城虜其五王降其衆十餘萬遣使獻捷

集覽 牂牁注見漢武帝元光五年

質實 歔欷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南詔南夷國名注見玄宗開元二十六年點蒼山神祠按一統志在大理府城西北點蒼山中峯下按點蒼山高千餘仞有峯十九蒼翠如玉盤亘三百餘里山頂有高河泉深不可測又有瀑布諸

泉流注為錦浪等十八川蒙氏封為中岳至國朝初沐英征大理出點蒼後立旗幟以亂之遂克其城即此山也

二月以劉瀰為秦州刺史

初劉怦卒劉濟在莫州其母弟瀰以父命名濟而以軍府授之濟以瀰為瀛州刺史許他日代己既而濟用其子為副大使瀰怨之擅通表朝廷遣兵防秋濟怒撃瀰破之瀰遂將所部詣京師號令嚴整在道無一人敢取人雞犬者上嘉之以為秦州刺史軍中不撃柝不設音樂士卒病者瀰親視之死者哭之

集覽瀰於容反質實莫州注見周世宗顯德六年劉瀰幽州昌平人秦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瀛州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河間撃柝注見陳高祖永定二年

以李復爲義成節度使

復辟盧坦爲判官監軍薛盈珍數侵軍政坦據理以拒之盈珍常曰盧侍御所言公我固不違也

質實 義成節度注見懿宗咸通十年

夏六月昭義節度使李抱眞卒

李抱眞卒其子緘祕不發喪詐爲抱眞表求以職事授已都虞候王延貴素以義勇聞上知抱眞已卒遣中使第五守進往觀變且以軍事委延貴守進至謂緘曰朝廷已知相公捐館令王延貴權知軍事侍御宜發喪行服緘愕然出謂諸將曰朝廷不許緘掌事諸君意如何衆莫對緘乃發喪守進召延貴宣口詔令視事趣緘赴東都尋以延貴爲節度使賜名虔休

集覽 昭義即澤潞藩鎮也自李抱眞始有州五

曰澤潞邢磁洺　**質實**　昭義節度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中使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捐館注見代宗永泰元年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遣使立異牟尋為南詔王

雲南王遣其弟獻地圖土貢及吐蕃所給金印請復號南詔詔以袁滋為冊使賜以銀窠金印異牟尋北面跪受冊印因與使者宴出玄宗所賜器物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賜龜茲樂惟二人在耳滋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子孫孫盡忠於唐異牟尋拜曰敢不謹承使者之命　**集覽**　冊使注見高祖武德二年龜茲樂龜茲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二年

冬十二月陸贄罷為太子賓客

陸贄為相奏論備邊六失以為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遥制夫閫中戍卒不習土風身苦邊荒心畏戈兵或利王師之敗乘擾攘而東潰或拔棄城鎮揺遠近之心豈惟無益實亦有損可謂措置乖方矣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可謂課責虧度矣敵每入寇將帥虛張威勢惟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有司所入半以事邊閒幷日耗徵求日繁可謂財匱于兵衆矣夫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自頃分割朔方列為三使其餘鎮軍數且四十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在於練覈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級之

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今窮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而常有凍餒之色關東戍卒怯於應敵而衣糧所頒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遥隷神策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可謂怨生於不均矣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將帥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已不究事情可謂機失於遥制矣臣謂宜罷諸道防秋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多開屯田官為收糴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又擇文武能臣為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緣邊諸鎮有非要者隨便併之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遠人威懷疆埸寧謐矣上雖不能盡用心甚重之范氏曰明君用人而

不自用故恭已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且戎事在邊而人主自將行兵於千里之外決策於九重之中雖有方叔召虎之臣不得自便此非敵國之所敗乃人主自敗其師也○贄又以郊赦已近半年而竄謫者尚未霑恩乃為三狀擬進上以所擬超越不從贄曰王者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行法而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敘人知復用誰不增修何憂乎亂常何患乎蓄憾如其貶黜便謂姦宄恒處防閑長從擯棄則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悽念亂或起于茲矣○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用一經譴責終身不收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贄又諫曰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飾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又曰明王不以辭盡人

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又曰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以一言稱愜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違忤則罪責過當不恕其所不能則職司之内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矣上不聽○贄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曰舊制租調庸法夫下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摇心而事有定制兵興以來版圖隳壞埶事知弊之宜革而遂失其原知簡之可從而不得其要遽更舊法以為兩稅但取大歷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為定數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為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

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忝急蠲其庸則功力勤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為姦驅之避役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歷中供軍進奉之類既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彫殘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為額曰穀帛者人之所為錢貨者官之所為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葛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哉今之兩稅獨以錢穀定稅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數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為課績

曰長人者罕能推忠恕之情體至公之意以傾奪鄰境為智能以招萃逋逃為理化捨彼適此者既為新收而有復倏往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安居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請詳定考績若管內阜殷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口均減以減數多少為考課等差其十分減三者為上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較殿罰法亦如之其四論稅限迫促曰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望更詳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請為占田條限裁減租價事皆不行范氏曰泉貨所以權物之輕重流於天下則為用積於府庫不為利也蓋穀帛出於民而官不可為也錢出於官而民不可為也取其所有而與其所無則上下皆濟矣是故以穀帛為賦則民不得

不耕織以奉公上此驅之於農桑也如不取其所有而取其所無則民之所有棄之必賤矣官之所無收之必貴矣穀帛輕則民為之者少錢重則物賤者多是以利壅於上民困於下至於田野荒杼柚空由取其所無故也為法者必使民去末而反本則富國之道也○裴延齡以官吏太多自今缺員請勿復補而收其俸以實府庫上欲修神龍寺延齡奏同州有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又奏檢閱左藏於糞土中得銀十三萬兩雜貨百萬有餘請入雜庫以供別支大府少卿韋少華抗表稱皆月申見在之物請加推驗上不許延齡由是恣為詭譎處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羣臣畏之莫敢言惟鹽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

不可用上不悦待延齡益厚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争之所親或規其太鋭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延齡日短贄於上趙憬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之故延齡益得以為言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上怒形於色憬黙而無言遂罷贄為太子賓客范氏曰延齡之親寵陸贄之廢黜趙憬實為之助憬之罪大矣必若治之以春秋之法憬其為誅首與集

覽 僨軍僨國僨音奮張晏曰僨僵也謂軍不嚴整若僵仆也僨國猶言亡國也記射義篇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注賁讀為僨僨猶覆敗也亡國亡君之國者也僨又通作奔詩行葦篇注奔軍之將注奔音奮覆敗也供億注見太宗貞觀四年傷夷夷亦傷也左傳命軍吏察夷傷後書金瘡曰金夷風颮颷與猋通畢逮反爾雅扶揺風謂之猋郭璞注旋風也記月令猋風暴雨注回風為猋本又作飄驛書注見陳宣帝

大建七年乘驛方叔名虎注見晉康帝建元元年方召版圖按周禮版圖注以版為之今時鄉戶籍謂之戶版務穡專力農事也左傳務穡勸分窳急窳勇主反嬾也此窳字不從穴漢書呰窳偷生而亡積聚注顏師古曰呰窳言不勤作也呰音紫窳也新收而有復復芳目反除也謂其新至而除免賦役繩責注見漢文帝十四年以法繩之兼并之家大家兼役小民富者并役貧者杼柚空杼直呂反機之持緯者柚音逐機之受經者空盡也詩大東篇注言賦斂重絲麻皆盡杼柚不作

質實

疆埸注見漢靈帝建寧二年權衡注見周顯王十九年兩稅唐食貨志曰自開元以後租庸調法弊代宗時始以畝定稅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是兩稅之始也

乙亥

十一年夏四月貶陸贄為忠州別駕

裴延齡譖李充張滂李銛黨於陸贄會旱延齡奏言贄等失勢怨望言天旱民流度支多欠諸軍芻糧動搖衆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軍士訴度支不給馬芻上意延齡言為信遽還宮貶贄為忠州別駕充滂銛皆為諸州長史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之而城方與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為虛得名耳前進士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即帥拾遺王仲舒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罪之太子為營救乃解令宰相諭遣之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趣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等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當

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廷李繁者泌之子也城盡數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使繁繕寫繁徑以告延齡延齡先詣上一一自解疏入上以為妄不之省范氏曰論者或譏城以在職久而不言贊若不駁則無所成其名矣是不然城有待而為者也過裴延齡為相救陸贄將死終身廢放死無所憾自古處士之有益於國如城者鮮矣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胡氏曰陽城賢矣惜其未盡善也諸諫官言事細碎信為有失城登諫司至是七年豈皆無大事可言乎開悟人君必有其漸防過邪佞必以其微陸相見疎延齡被眷夫豈一日之積毫釐不伐至用斧柯則其用力多而見功寡矣故君子以為城未知陰陽消長之義者也絲綸之言非可壞之物天子之廷非慟哭之地使上必欲相延齡先聞此言逐城而後行之有何不可故如城所為山人處士疎野之態爾雖然譏論一發正氣凜然陸免於死裴不果相其有功於唐

甚大則城亦未可詟也陸公在翰林諫爭十從六七自為相十從三四故愚惜其去之之晚有違乎不可則止之義也

集覽 死職下句絕城必因諫獲罪而死於此職及至本傳作既與草茅守延英門守去聲詰也延英殿名伏閤俯伏閤下而極諫也注見陳宣帝大建十三年入閤取白麻壞之唐制封王拜相用白麻寫制不用印壞音怪毀之也按李肇翰林故事制用白麻紙詔用白藤紙書用黃麻紙韋執誼翰林故事中書初用黃白二麻為綸命重輕之辨近者獨用黃麻其白麻在北院唯德音赦宥拜免將相乃得用之絲綸之言記緇衣篇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注綸綬也綍引棺索謂王言之始如絲之細其出也如綸如綍之漸大

質實 忠州注見玄宗開元十八年處士注見周赧王元年王仲舒并州祁人崔邠貝州人垂之子

五月以李說為河東留後

河東節度使李自良卒監軍王定遠奏請以行軍司馬李說為留後說深德定遠為請鑄監軍印從之監軍有印自此始定遠遂專軍政殺大將彭令茵說奏其狀定遠詣說刺之說走免定遠召諸將示之曰有敕以李景略為留後諸軍皆遷官大將馬良輔覺之麾衆不受定遠走踰城墜死 質實 河東節度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

回鶻奉誠可汗死遣使立懷信可汗

回鶻奉誠可汗死無子其相骨咄祿辯慧有勇略自天親時典兵馬用事大臣諸酋長皆畏服之立以為可汗使來告喪遣使冊立之 集覽 天親前可汗之號 質實 可汗外番君長之號注見漢後

主景耀四年酋長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酋豪

秋七月以陽城為國子司業坐言裴延齡故也

八月司徒侍中北平莊武王馬燧卒考異此誤書謚考證當去莊武二字分注謚莊武○冬十月橫海軍亂逐其節度使程懷直橫海節度使程懷直不恤士卒出獵數日不歸懷直從父兄懷信閉門拒之懷直奔京師以懷信為留後

質實橫海節度注見憲宗元和十三年

丙子十二年春正月以渾瑊王武俊兼中書令嚴震田緒

劉濟韋臯並同平章事諸節鎮悉加檢校官集覽檢校官檢校某官與兼某官守某官判某司事知某事此五等官皆以待資淺之人非本將所置欲以悅其意也

發明中書令為三省長官平章事為宰相既以勳臣與方鎮並遷而又於諸道節鎮普加檢校官則夫名爵之濫至是極矣德宗初年銳欲削平藩鎮而末年乃反若此由其所信非所當信而所行非所當行故也大書于冊其失自見

三月以李齊運為禮部尚書

齊運無才能學術專以柔佞得幸每宰相對罷則齊運進決其議或病臥家上欲有所除授遣中使就問

之

質實 中使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

書法 書晉運何譏也晉運以柔佞得幸書之所以病德宗也終綱目書禮部尚書四楊尚希陳叔達晉運李絳惟晉運為譏辭

夏四月魏博節度使田緒卒

緒尚嘉城公主有庶子三人季安最幼公主子之緒卒左右推季安為留後

質實 魏博節度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嘉城縣名一統志云後周所置屬龍涸郡隋蜀扶州唐於縣置松州後廢之故址在松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城內

以韋渠牟為右補闕

上生日故事用沙門道士講論於麟德殿至是始以儒士參之四門博士韋渠牟嘲談辯給上悅之自日遷右補闕

質實 沙門僧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八年道士注見隋煬帝大業六年麟德殿注見憲宗元和十四年宣政殿

書法 書譏也渠牟嘲談辯給帝寵用之書補闕始此終綱目書以為補闕者二渠牟魏謩惟渠牟為譏焉

六月以竇文場霍僊鳴為護軍中尉

初上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絪奏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為著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

不過員外將軍衣緋者無幾輔國以來始隳制度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降麻天下必謂爾脇我為之矣文場叩頭謝遂焚之謂絪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朕得卿言方寤耳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藩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矣胡氏曰人心雖有所蔽亦有所明肅宗寵任輔國而惜宰相嘉裴冕之不從德宗委信竇霍而惜白麻咎大臣之不拒當是時苟有賢公卿誠心足以感格乘其明而啟達之收還兵柄不付中人安知德宗之終蔽哉陸贄李泌為議論之臣李勉盧翰劉從一居弼諧之地皆不聞諫止安得不均其責乎

集覽　視六尚書視上聲比也謂統軍資格比尚書

質實　鄭絪滎陽人

書法　宦官為中尉恒也其書之何重降麻也於是文場求降麻帝諭焚之而咎宰相之不能拒書幸之也

以嚴綬為刑部員外郎

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臯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宣歙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范氏曰古之人君或多難以興國或因亂而啟霸益困而後發其智懼而後懲其心故能有為也德宗還自興元不知其貪以取亡而惟貨之求其心謬戾亦甚矣哉

正誤

稅外方圓今按言於常稅之外或方或圓究轉設法所致

質實

浙東節度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會稽宣歙道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新都

發明 欲觀世之治亂當於人才用舍觀之方是之時延齡以欺誕而寵擢陸贄以忠正而貶逐陽城以直言而左遷方鎮以跋扈而進爵然猶未也李齊運以柔佞為常伯韋渠牟以辯給為補闕竇霍以宦官為統軍嚴緩以進奉為外郎德宗進退人才雖不止此而其大要亦不越此然則政事安得而不紊威令安得而復伸綱目特書屢書不一書而足則貞元之治亂蓋亦瞭然在目識者可以觀矣

秋七月宣武軍亂以董晉為節度使

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病不知事霍僊鳴薦押牙劉沐為行軍司馬萬榮子廼為兵馬使上遣中使第五守進至汴州宣慰軍士呼曰兵馬使勤勞無賞劉沐何人為行軍司馬沐懼陽中風舁出軍士欲斫守進廼

止之遂殺大將數人都虞候鄧惟恭執晅送京師詔以晉為宣武節度使萬榮卒惟恭遂權軍事不遣人迎董晉晉受詔即與傔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惟恭以晉來速不及謀乃帥諸將出迎晉命惟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既入仍委以軍政初劉玄佐增汴州兵至十萬遇之厚李萬榮鄧惟恭每加厚馬士卒驕不能禦乃置腹心之士幕於廡下挾弓執劍以備之晉至悉罷之詔惟恭等各還官賜錢惟恭謀作亂晉誅其黨械惟恭送京師

集覽 傔從傔音欠兼也從去聲唐封常清博奏傔從三十餘人注傔侍從也漢時謂隨吏出彊為少從亦曰傔從

質實 汴州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

八月朔日食○以陸長源為宣武行軍司馬

朝議以董晉柔仁恐不能集事故以長源佐之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由

是年中

得安

趙憬卒○九月以李景畧為豐州都防禦使

初上不欲生代節度使常自擇行軍司馬以為儲帥李景畧為河東行軍司馬李說忌之回鶻梅録入貢過太原說與之宴梅録爭坐次說不能遏景畧叱之梅録識其聲趨前拜之曰非豐州李端公邪遂就下坐坐中皆屬目於景畧說益不平乃厚賂竇文瑒使去之會有傳回鶻將入寇者上以豐州當虜衝擇可守者文瑒因薦景畧豐州窮邊氣寒土瘠民貧景畧以勤儉帥眾二歲之後儲備完實雄於北邊

集覽 端公杜甫懷裴二端公詩注云按杜佑通典唐侍御史凡四員內供二員號為臺端他人稱之曰端公

質實 豐州注見漢宣帝甘露二年五原塞

裴延齡卒

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

冬十月以崔損趙宗儒同平章事

損嘗為裴延齡所薦故用之范氏曰延齡既死而德宗猶思其人又用其所薦者為相使其好賢如此豈不善哉夫賢之入人也難佞之惑人也深是以鮮有好賢如好佞者也

質實 崔損博陵人趙宗儒鄧州穰人文深曾孫

十一月以韋渠牟為諫議大夫

上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

齊運司農卿李實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實狡險掊克執誼以文章與上唱和年二十餘入翰林渠牟形神恍躁尤為上所親狎上每對執政漏不過三刻渠牟奏事率至六刻語笑欵狎往往聞外所薦引咸不次遷擢率皆庸鄙之士

集覽 掊克詩蕩篇曾是掊克注聚斂也恍躁詩鹿鳴篇視民不恍注恍他彫反偷薄也論語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注不安靜也

書法 書譏也渠牟狡險恍躁不稱甚矣終綱目書諫議大夫十有六詳漢光武建武五年惟吳通玄韋渠牟杜光庭為譏焉

丁丑 **十三年春二月築方渠合道木波三城**

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上

曰鄜城鹽州用兵七萬令三城尤逼敵境如此何也對曰令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出其不意而城之敵謂吾衆不減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三旬吾城已畢敵雖至城旁草盡不能久留敵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敵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朝晟分軍為三各築一城三月三城成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

質實

方渠縣名按一統志漢初所置屬北地郡後魏廢為鎮唐復置縣五代晉省入通遠縣宋為砦故址在慶陽府環縣南七十里

合道城名在慶陽府環縣西南七十里

木波城名在慶陽府環縣南四十五里古木波鎮即此

馬嶺縣名漢初所置屬北地郡後魏廢為鎮隋初復置為縣唐仍舊宋發之故址在慶陽府環縣西南一百三十二里

以姚南仲為義成節度使

以姚南仲為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曰姚大夫書生豈將才也判官盧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柔中剛監軍侵之必不受軍府之禍自此始矣遂潛去既而盈珍與南仲有隙幕府多以罪貶有死者質實幕府注見秦王政三年

吐蕃贊普乞立贊死子足之煎立

秋七月起復張茂宗為左衛軍尚公主考異提要軍上有將字唐紀屢書右將軍合從提要

張茂宗茂昭之弟也許尚義章公主未成昏母卒遣表請終嘉禮上許之拾遺蔣乂上疏曰古有墨衰以從金革之事者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上曰人間多借吉成昏者卿何執此之堅對曰婚姻喪紀人之大倫吉凶不可瀆也委巷之家不知禮教其女孤貧無恃或有借吉從人未聞男子借吉娶婦者也上不悦命趣下嫁之期遂成昏范氏曰德宗即位之初動必循禮而其終如此心無所主故也委巷鄙陋之禮法之所當禁也乃引以為比苟欲拒諫不亦惑乎

集覽 嘉禮冠昏朝賀皆嘉禮也禮春官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墨衰以從金革之事墨黲色布衰喪衣也凡起復治事則著黲布服寒不著袍呂和叔曰凡三年之喪須終喪不可行慶弔請謁聚會若卒哭後有甚不得已事可暫衣墨衰行之事畢反其喪服左傳僖三十三年晉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敗秦師于殽注晉文公未

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公羊傳宣元年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致仕孔子益善之也注服金革者以兵事使之也孔子善閔子騫之服事外得事君之義致仕內不失親親之恩也又金革之事古人所不辭注見晉元帝永昌元年委巷之家記檀弓上篇委巷之禮注委巷猶街里委曲所為也

質實

義章 一統志云本漢郴縣地名屬桂陽郡晉因之隋末置義章縣唐初省入郴縣尋復置長壽初分置高平縣尋省之徙郴縣于高平宋改曰宜章縣金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郴州隸湖廣道

書法

凡書起復譏也書起復尚公主譏之譏也德宗之初立也有縣主將嫁會上從姊妹卒命罷之有司奏供張已備上曰爾愛其實我愛其禮始則愛禮于縣主今則于已女不愛焉前後相反

如二人矣於是張毋遺表請成昏不書書起復赦其失於德宗也終綱目書起復七詳太宗貞觀十

五年譏未有甚於此者矣

發明 苫塊不可以處内線經不可以吉服擗踊哭泣不可以歌笑燕樂啜粥飲水不可以觴酒豆肉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書起復張茂宗尚公主不惟瀆亂吉凶之禮而亦陷人於罪逆不孝之地德宗乖僻若此尚可與之論人道乎

九月盧邁罷○冬十月吳少誠開刁溝

吳少誠擅開刁溝入汝上遣中使諭止之不從命兵部郎中盧羣往詰之少誠曰開此水大利於人羣曰君令臣行雖利人臣敢專乎公承天子之令而不從何以使下吏從公之令乎少誠遽為罷役質實

刁溝一統志云即刁河在南陽府鄧州城南一十五里源自内鄉西北蕭山流過州至新野東南入于淯水汝水名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盧群范陽人

十二月以宦者為宮市使

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者為使謂之宮市置白望數百人抑買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名為宮市其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宦者稱宮市取之又就索門戶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宦者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為之改諫官御史數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問判度支蘇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土著生業

仰宮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質實 蘇弁武功人世長從孫土著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

發明 以四海九州而奉一人則凡膳羞服御之物具所以供上之用者皆有常職歷代以來未聞闕事至德宗始以宦者取物於市遂至豪奪白取雖怨于民雖諫官御史交章論列方鎮京尹抗疏奏陳而不之納是豈為民父母之意哉書以宦者為宮市使是張官置吏白晝使之行刼於通衢耳斯民何其重不幸耶

戊寅 **十四年秋七月趙宗儒罷以鄭餘慶同平章事** 質實 鄭餘慶滎陽人細之從孫 **〇八月初置神策統軍**

時禁軍戍邊者稟賜優厚諸將多請遥隷神策具軍遂至十五萬人 集覽 稟賜稟力錦反與廩通歐陽氏曰古者給人以食取之於倉廩故因稱廩給廩賜

九月以于頔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集覽 于頔于姓頔名也頔音徒歷反

質實 于頔代人山南東道節度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

○吳少誠叛侵壽州

考異 提要及尹氏發明叛作反按凡例自下逆上曰反舍此之彼曰叛則此當從提要作反

質實 壽州注見齊主寶卷永元二年壽陽

○貶陽城為道州刺史

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外貶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城自繫獄判官大驚馳詣

之城不復歸判官辭去又遣他判官往案之判官載妻子行中道逸去質實連州注見隋文帝開皇十四年陽山道州注見中宗嗣聖七年

己卯

十五年春宣武節度使董晉卒軍亂殺留後陸長源

長源性刻急恃才傲物軍中惡之晉卒長源知留後揚言曰將士弛慢日久當以法齊之耳衆皆懼或勸之發財以勞軍長源曰我豈效河北賊以錢買健兒求節鉞邪軍中怨怒作亂殺長源監軍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劉逸準久為宣武大將得衆心召之逸準引兵徑入汴州衆乃定遂以為節度使質實宋州注見漢後主延熙十八年

以李錡為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

李齊運受李錡賂數十萬薦之於上故用之錡刻剝以事進奉上由是悅之錡又以饋遺結權貴恃此驕縱無所忌憚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法事上械送錡錡生瘞之遠近聞之不寒而慄錡復欲為自全計增廣兵衆選有力善射者謂之挽強北方諸部謂之蕃落給賜十倍他卒判官盧坦屢諫不悛與幕僚李守約等皆去之

范氏曰德宗本惡崔善貞直言故使李錡甘心焉鉗天下之口而長姦臣之威實朝廷殺諫者非錡殺告者也

集覽 胡奚北方國名奚注見陳宣帝大建十三年

質實 浙西觀察使注見憲宗元和二年杭州李錡注同上年

三月吳少誠寇唐州質實 唐州注見齊武帝永明五年泚陽 ○秋八月

以上官涚為陳許節度使

吳少誠遣兵掠臨潁洸遣大將王令忠將兵三千救之敗沒少誠遂圍許州營田副使劉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破之兵馬使安國寧謀翻城應少誠昌裔以計斬之名其麾下人給二縑伏兵要巷見持縑者悉斬之無得脫者

集覽 上官洸上官複姓注見漢桓帝延熹二年洸其名也音始銳反

質實 臨潁一統志云漢之縣名屬潁川郡以在潁水之上故名隋屬許州唐屬溵州貞元初仍屬許州宋金元俱仍舊國朝因之改屬開封府

以韓弘為宣武節度使

劉逸準卒軍中思劉玄佐之恩推其甥兵馬使韓弘為留後詔以為節度使弘將兵識其材鄙勇怯指顧必堪其事先是少誠遣使與逸準約共攻陳許使者數輩猶在館弘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擊許下少誠

由是失勢宣武軍自玄佐卒凡五作亂弘名唱者及其黨三百人數而斬之自是至弘入朝二十年士卒無一人敢讙

無一人敢讙**質實**韓弘滑州匡城人

呼於城郭者

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進兵討之

諸軍討吳少誠者既無統帥進退不一自潰於小溵水委棄器械資糧皆為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招討使

集覽 小溵水溵通作㶏亦作隱音於斤反水出潁川陽城少室山東入潁

質實 小溵水注見順宗永元元年溵水

冬十二月中書令咸寧王渾瑊卒考證

分註當書謚忠武○謹按唐書渾瑊與李晟同謚忠武通鑑於瑊獨不著謚何也夫瑊解奉天之圍晟收復京城且晟破賊時瑊亦進取咸陽

其功固不相下珹嘗謂晟秉義執志臨事不可奪雖知晟莫若珹然珹之秉義執志固可知也尚結贊曰唐之名將李晟與渾珹耳兩王名播中外謚忠武誠非虛美分注補書輝映史冊宜哉

珹性謙謹雖位窮將相無自矜大之色每貢物必躬自閱視受賜如在上前上還自興元雖一州一鎮有兵者皆務姑息珹每奏事不過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能以功名終

質實

咸寧縣名注見漢高帝十年萬年興元府名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

庚辰

十六年春二月以韓全義為蔡州招討使

全義本出神策軍中尉竇文場愛之薦於上使統諸軍討吳少誠十七道兵皆受節度

質實

蔡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

夏四月姚南仲入朝

義成監軍薛盈珍有寵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屢毀南仲於上上疑之又遣小吏程務盈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治追及於長樂驛殺之自作表雪南仲之冤且首專殺之罪遂自殺驛吏以聞上異之徵盈珍入朝南仲亦請入朝待罪上召見問曰盈珍擾卿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盈珍又言南仲惡政皆幕僚馬少微贊之詔貶少微江南官遣中使送之推墜江中而死范氏曰德宗之心常與宦者為一故雖妄言必聽之疎棄臣而外之故雖有實言而人殺身以明之亦不信也是以其害如木之有蠹人之有膏肓之疾蠹深則木不可攻疾久則與與身為一必俱亡而後已可不為深

戒哉集覽羊杜羊祜字叔子杜杜預字元凱皆西晉武帝時人膏肓之疾注見晉愍帝建興四年質實義成軍名注見懿宗咸通十年陸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

五月韓全義與淮西兵戰于溵南大潰

全義素無勇畧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得為大帥每議軍事監軍數十人爭論紛然不决而罷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天暑病疫全義不存撫人有離心與淮西戰鋒鏑未交諸軍大潰退保五樓集覽沮洳之地詩汾沮洳篇注沮子預反洳如預反文公傳曰沮洳水浸處下濕地也按韓愈南山詩春陽為沮洳乃皆音平聲質實溵南溵水之南注見順宗永貞元年五樓或疑地名未詳處所姑缺

于頔奏貶元洪為吉州長史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因討淮西大募戰士繕甲厲兵聚斂貨財有據漢南之志誣鄧州刺史元洪贓罪上為之流端州頔復表洪責太重上復以洪為吉州長史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之比敕下頔怒已解復奏留為判官上一一從之范氏曰德宗初有削平藩鎮之志其明斷似剛其不畏似勇然非實能剛勇也夫剛有血氣之剛有志氣之剛夫勇有四夫之勇有天下之勇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始盛而終衰壯銳而老消血氣之剛也其靜也正其動也健志氣之剛也血氣之剛可挫也志氣之剛不可挫也不度可而為不慮後而發匹夫之勇也居之以德行之以義天下之勇也匹夫之勇可怯也天下之勇不可怯也是故至剛與大勇人君不可不養也德宗初欲有為血氣之剛匹夫之勇也其出易則其屈必深其發輕則其挫必亡是以其終怯畏如此之甚也胡氏曰聖人喜怒在物而不在已衆人喜怒在已而不在物惟喜怒

在物故登十六相流四凶若持衡懸鏡若用尺度輕重妍媸長短我無與焉是以其德行其威立而天下服惟喜怒在己故忠賢則惡忌踈斥之跋扈則畏下撫綏之宜剛而柔宜怯而勇奮然而斷乃不當斷者也惕然而懼乃不當懼者也使其知持志之方義理是憑豈有此患乎

集覽 妍媸妍倪堅反美好也媸充之反醜也陸機文賦妍媸好惡跋扈猶言彊梁漢質帝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注見質帝本初元年

質實 吉州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鄧州注見周赧王十四年穰端州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高要落鎮注見肅宗上元二年十六相注見建中元年元凱四凶注見中宗嗣聖九年

書法 廢置不書所自書所自皆譏也書王鳳奏以陳湯為中郎漢成帝建始四年譏在下也此書于頓奏貶元洪是年譏在上也帝於元洪頓欲罪則罪之欲輕則輕之於薛正倫頓欲貶則貶之

欲留則留之初年之剛氣至是消沮盡矣書曰于頓奏所以深病德宗也

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卒

張建封鎮彭城十餘年軍府稱治病篤累表請代詔以韋夏卿為行軍司馬敕下建封已卒軍士為變劫建封子愔令知軍府事殺留後及大將數人械繫監軍上聞之以李鄘為宣慰使鄘至名將士宣朝旨諭以禍福脫監軍械使復其位

質實 彭城郡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韋夏卿京兆萬年人司馬官名注見陳宣帝大建九年六卿李鄘江夏人邕之從孫

永州刺史陽履免考異

提要永作柳

湖南觀察使呂渭奏發履贓賄三司鞫之對曰所斂物已市馬進之矣詰馬主為誰馬齒幾何對曰馬主

東西南北之人今不知所之按禮齒路馬有誅故不知其齒上悅其進奉之言免官而已**集覽**按禮齒路馬有誅按據也禮周禮也齒路馬有誅記曲禮之文也注見漢文帝六年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質實**永州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零陵湖南觀察使注見宋文帝元嘉十六年衡陽呂渭河中人

書法刺史免未有書者此其書何識進奉也於是屢犯贓賄三司鞫之則曰市馬進奉矣上聞此言第免之帝之眷眷於進奉者如此特書病之也

以張愔為徐州團練使

張愔表求旄節朝廷不許加淮南節度使杜佑兼徐泗濠節度使使討之前鋒濟淮而敗佑不敢進朝廷不得已除愔團練使後名其軍曰武寧以愔為節度使**集覽**旄節漢書顏師古注節所以為信也

以竹為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為其旄三重按石林燕語曰國朝節度使所持節以金銅葉為之盤加紅絲為龍旄受賜者藏于公宇其私室別為堂名曰節堂每朔望次日祭之號衙日又節鉞注見興元元年

質實

淮南節度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國徐泗濠節度注見貞元四年淮水名注見漢景帝三年武寧軍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

以李藩為祕書郎

初張建封之疾病也濠州刺史杜兼陰圖代之疾驅至府幕僚李藩曰僕射疾危如此公宜在州防遏來欲何為不速去當奏之兼錯愕徑歸及是兼誣奏藩搖動軍情上大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出詔示之藩神色不變佑曰吾已密論用百口保君矣上猶疑之召藩詣長安望見其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

者邪即除祕書郎胡氏曰古今之事一也觀古事而是非明處今事而得失亂者何也有意與無意也其於涉已不涉已者亦然李藩從下士來未有向背德宗視之猶日方中也使虛心平意照臨百官每每如此雖不中不遠矣然非格物致知何以啟進此之迷非彊恕求仁何以克安此之居故自天子至於匹夫必明夫大學之道而後可也

集覽 錯仍注見漢明帝永平十四年

質實 僕射官名注見秦始皇三十四年李藩趙州人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

書法 於是杜兼奏藩搖動衆心上欲殺之既而見藩儀度曰此豈為惡者邪遂改令命綱目前書以竇文瑒霍僊鳴為護軍中尉此書以李藩為祕書郎下書以齊總為衢州刺史不行皆幸之也德宗本心天理於此有未盡晦者故喜書之

秋七月吴少誠襲韓全義於五樓全義大敗走保陳州

質實 陳州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

○九月以李元素為義成節度使

質實 李元素京兆萬年人

義成節度使盧羣卒貫耽曰凡就軍中除節度使必有愛憎向背喜懼者相半故衆心不安自今願陛下只自朝廷除人庶無他變上以為然故有是命

貶鄭餘慶為郴州司馬

餘慶與戶部侍郎于頔素善頔所奏事餘慶多勸上從之上以為朋比貶之

集覽 于頔姓名也頔音狄朋比同門曰朋阿黨曰比比音毘至反

質實 郴州注見楚義帝元年于頔代人

以齊抗同平章事質實齊抗瀛州高陽人　○冬十月赦吳少誠復其官爵

吳少誠引兵還蔡州先是韋臯聞諸軍討少誠無功請以渾瑊賈耽爲元帥統諸軍若重煩元老則臣請以精鋭萬人下巴峽以翦凶逆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罷兩河諸軍以休息公私亦策之次也若少誠一旦爲麾下所殺又當以其官爵授之則是除一少誠生一少誠爲患無窮矣賈耽言於上曰賊意亦望恩貸恐須開其生路上然之會少誠致書監軍求昭洗監軍奏之詔赦少誠韓全義至長安竇文瑒爲掩其敗迹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爲全義謝無功上曰全義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爲功耶

質實　巴峽二州名巴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九年巴東峽州注見宋明帝泰始

三年三峽麾下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

書法

少誠書叛書討矣又書襲敗全義矣未聞其上表謝罪也而遽赦之復其官爵不振甚矣書病唐也

發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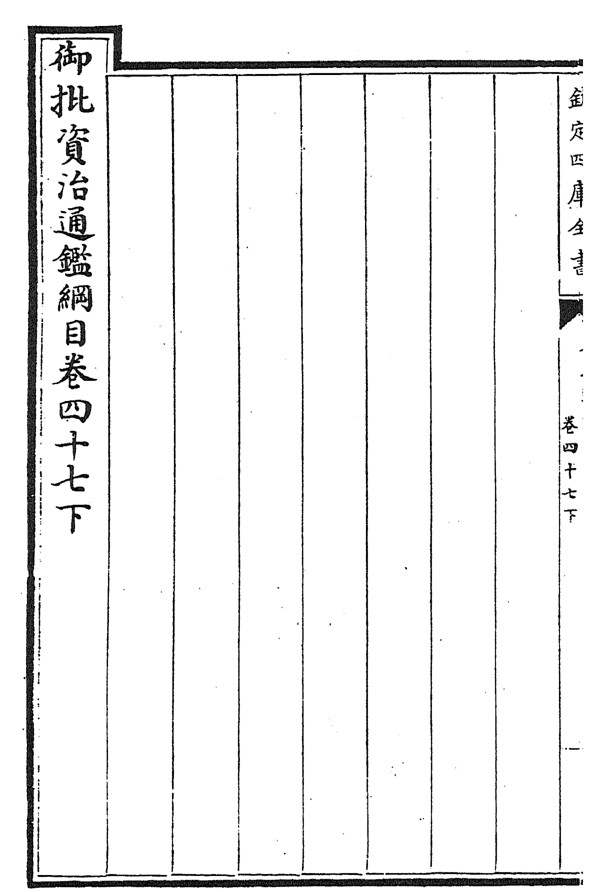
書吳少誠反侵壽州又書寇唐州又書削官進討則是少誠叛逆之罪不可赦也唐韓全義為招討使又書韓全義與戰大潰又書大敗走保陳州則是全義僨軍之罪不可逭也夫少誠背叛既不能討全義失律又不能誅卒之少誠復官而全義付之不問德宗繆政如此曾不自知愧耻然則書赦吳少誠復其官爵不知前日削之也何為而削今日復之也何為而復參考觀之義自見矣

以鄭儋為河東節度使

上擇可以代儋者以嚴綬嘗以幕僚進奏記其名即用為河東行軍司馬

質實　河東節度注見周赧

壬十二年蒲坂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七下

謹案第十一頁前四行司馬官名注見陳宣帝大
建九年六卿按唐百官志外官行軍司馬掌弼
戎政非周官六卿之司馬也此誤後同
第二十四頁後一行澤潞邢磁洺刋本訛并汾晉
澤潞按并汾晉三州終唐之世未嘗隷昭義軍
今據方鎮表及藩鎮傳改
第四十一頁前一行注見隋文帝開皇十四年陽
山刋本陽山訛山陽據唐地理志改

第四十一頁後六行浙西觀察使注見憲宗元和二年杭州按元和志江南道潤州浙西觀察理所管州六潤常蘇杭湖睦則非僅杭州也此誤

第四十五頁後七行提要永作柳按元和志湖南觀察管州七有永州無柳州吕渭以湖南觀察而奏發刺史當以永州為是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李斯咏